

少年中國

“THE YOUNG CHINA”

第 四 卷
第 五 期

民國十二年七月

每期一角五分
全年一元五角

— 要 目 —

- 我們應該怎樣運動 ····· 王光祈
日常生活與思想學術 ····· 屈太玄
德意志青年運動 ····· 王光祈
蜜爾敦與中國 ····· 田 漢
同情 ····· 李劫人
羅密歐與朱麗葉 ····· 田 漢
會員通訊 ····· 家菊 叔愚 崇植

附錄

少年中國學會出版

上海中華書局有限公司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分售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讀書……治事……必備

袖珍英華雙解字典 精裝 一冊 一元

本類凡通用之字縮寫之文無不完備英漢雙解明白易解

新式英華雙解詞典 精裝 一冊 三元二角

新式英華詞典 精裝 一冊 二元

上二種以韋白司德大字典為藍本字數約四萬釋義明晰極適應用

袖珍新式英華學生字典 布面裝 一冊 七角半
紙面裝 一冊 四角

應用之字應有盡有釋義精確簡而不繁袖珍小本尤便攜帶

中華書局發行

書中(161)

英華
雙解
法文字典

布面精裝一冊 定價二元

是書以法國勞洛氏大字典為藍本。並參攷客雪兒等法英字書。選字二萬餘。凡發音、重音、文法類別、科學名詞、以及應用新字。無不完備。注音用英文注音法。文法標注採法國最新字典例。為從來法華字典所無。

中華書局發行

書中(160)

中華書局出版

教 育 叢 書

教育心理學大意

廖世承譯 一册 八角半

此書為南京高等師範教授廖世承先生所譯。內容新穎明暢，以談科學之作而富有文學色彩，為究研教育心理學者極適用之書。

美國教育概覽

汪懋祖著 一册 八角半

本書係敘述美國教育狀況最詳密之空前名著。內容分九章，部十餘萬字。凡有志究研教育者，不可不人手一編。

兒童與教材

鄭宗海譯 一册 一角

此書依據兒童心理，暢論教材之選擇，於吾國新教育運動前途，有絕大影響。譯筆亦極暢達之能事。

幼稚之意義

王克仁譯 一册 一角

書分兩部，暢論兒童幼稚時代之重要，從事幼稚教育者，不可不讀。

幼稚園課程研究

唐毅譯 一册 三角

本書根據最新教育學說，作幼稚課程研究。舉例詳密，注重實施，且於小學課程，與幼稚園課程銜接一點，論列尤詳。

個性論

舒新城譯 一册 二角

本書係美國有名心理學家桑代克所著。以精密的科學態度，作個性問題之探討，發揮詳盡，為從事教育者必讀之書。

初等設計教學法

沈有乾譯 一册 四角五分

設計教學法，近已風行吾國，惟尚少善本。本書係美國初等教育專家，本其多年之經驗，著為此書。學理與實例並重，適合小學教師之用。

道爾頓制概觀

舒新城編 一册 八角

道爾頓制已漸次普及於世界各國。本書編者，曾試驗此制，認為可解除舊制學校之各種困難，並極適於兒童個性之發展。

圖書館簡說

蔡登編 一册 一角半

全書分十二節，說明圖書分類編目方法，凡經營大規模之圖書館，及創辦書報閱覽室通街圖書館等，均可取作參考。

中華書局出版

教 育 小 叢 書

兒 童 論

余家菊譯 一册一角半

譯者認師範生有備具兒童學常識的必要，曾用此爲開封第一師範教本，說理明暢，最適研究。

學 校 與 社 會

劉衡如譯 一册三角

此書論學校生活，與社會應有密切之關係，爲杜威教育學說之基本觀念，與博士講演參看，更覺此書條理細密。

小 學 地 理 教 學 法

薛鍾泰著 一册一角半

書分五章，參攷西洋小學地理教學法多種，其中對於尋常所用注入法，啟發法，範例學習法，理解法等，逐一批評，設例極多，最合實用。

德 育 原 理

元尙仁譯 一册二角

此書暢論學校對德育問題應取之態度，排斥直接的道德訓練，於吾國充滿「修身」「校訓」「訓話」等等的教育界，可資攻錯。

德 育 問 題

邵爽秋譯 一册一角半

此書暢論德育問題，可與杜威博士德育原理參看，譯筆不尙直譯，力求明顯。

我們應該怎樣運動

王光祈

我在“我們的工作”文中。(見本誌四卷一期)曾提出兩種運動(一)中國農民階級改造運動。(二)亞洲弱小民族自決運動。以作我們對於社會，國際的分工。現在請再進一步。討論怎麼樣運動。

我以為要着手中國農民階級改造運動。第一必須先握鄉村教育權柄。若要從事亞洲弱小民族自決運動。第一必須先謀民族交際機會。為達上述兩種目的起見。我們亟應組織下列兩種機關。

(一)鄉村教育協進會。

(二)亞洲民族交誼會。

此種運動。當與全國青年合作。換言之。凡表同情於此種運動的青年。皆可得為該項組織之一員。

(一)鄉村教育協進會。此會進程序。須分三種。第一步改造農民生產。第二步改造農民生活。第三步改造農民生計。茲請略述其理由如下。

我們最後目的。誠然在農民生活改造與農民生計革命。但是我們若將此種主張。驟向農民宣傳。農民未有不駭而却走的。所以我們第一步須先提倡改造農民生產。譬如種子，農器，耕植，等等改良方法。把他印成傳單。到鄉村去散布，講演，指導。好像基督教徒傳播福音一般。每到一地。我們須與該地略具新知的青年(或成年)聯絡。並授以我們總機關通信地址。使其與我們常常接近。此後“他們”便慢慢的變成“我們”了。

農民生產既日有進步。他們對於我們當然發生信任之心。我們從此便再進一步。與各地鄉村青年教育家。談到生活問題。譬如起居，飲食，娛樂，

小節。以至於婚姻家庭社會關係。我們皆須給他一種不奢不陋不偏不激的主張。(這種主張當然先由我們總機關討論決定。)並佐以關於歐美日本生活的幻燈照片。以引起其興趣。(改良生產之事。亦可利用幻燈照片宣傳。)然後他們久而久之。便覺得從前所過的。不是人的生活了。

生產既進步了。生活既改良了。緊接着的便是生計問題。現在主張勞動運動的人。兩隻眼睛只看見大廠主大地主的可惡。其實大廠主大地主。雖然有時用盡心計。打盡算盤。但是他們有時却曾為促進經濟進化的要素。我們一讀歐美經濟歷史便知道了。換言之。他們還是一種積極的。努力的。有能力的人。這種人無論在什麼世界裏。無論在什麼社會裏。多是立得住脚的。不過社會組織的嚴鬆。與他們作惡程度的大小。有密切關係罷了。而我們中國則不然。全國之人。一大半是作農的。全國農人。一大半是為小地主作奴的。這種小地主。他並不管生產進步與否。(此與歐美大地主相異之點。)他只是坐受農人供給。養成一種消極的。懶惰的。無能力的人。這種人。上之既不能增進人類進化。下之亦不能與並世強族共存。我們為人類幸福計。為中華民族生存計。還不趕快設法將他們剷去嗎。假使我們的運動成熟。農民的智識增進。這種坐吃懶做小地主的產業。是應該收歸村有的。這便是農民生計革命成功了。

我們的理想是要把中國造成一個“士農工商四合國”。士的階級。現在已有各處“教職員聯合會”代表了。(我不取濫紳剛列之教育會。)工的階級。現在已有各處“鐵路工會”“工廠工會”代表了。(我不取有名無實之工會。)商的階級。現在已有“各幫商業聯合會”代表了。(我不取官味甚濃之商會。)只有農的階級。還待我們去造。若是造成功了。將來的國會組織應如下表。無職業的人是不得干預的。

國會	}	士會代表若干人。(專指精神工作者。如教育家,著作家,美術家,戲劇家,之類。)	}	上述四種代表。由士農工商四個總會選出。其數彼此相等。凡代表有失職時。由該會自行撤回。
		農會代表若干人。(專指真正農人所組織的。)		
		工會代表若干人。(專指各路各廠工人所組織的。)		
		商會代表若干人。(專指各幫商業所組織者。銀行亦包含在內。)		

至於中國經濟組織既不能完全變為工商國家。(因中國農民甚多之故。)亦不能專以農業立國。(因外國資本家挾其工商勢力侵入之故。)所以我主張將來中國對於國際貿易。農業則求其盡量發展。增加輸出。工業則但求自給。藉塞漏卮。因此之故。大規模之工廠。我們是應當擇尤設立的。但是須由下列三種團體合組。(注意下面所謂農村。是經我們運動之後。已具經濟單位雛形的。)

農村	}	其所得之利。按照情形。以最公平方法分配之。此種工廠。全國各地皆可隨處自由聯絡設立。	
商會			擔任原料
工會			擔任資本 擔任勞力

照上面看來。我既不主張用資本主義或勞動主義來發展中國實業。我亦不是主張農村立國而不管中國工業。而是要將農商工三種勢力合於一途。以發展中國幼稚工業。力求自給。以禦外國久經訓練之資本主義侵略。

以上所言皆係關於國內問題。現在再談談我們的國際運動。

(二)亞洲民族交誼會。此會應該設在上海。其進程序。第一步須設法網羅僑居中國之亞洲各種民族有志人士為會員。(日本人亦可參加。惟排斥其帝國主義之份子。)第二步由各會員分組各部。(如中國部,朝鮮部,印度部,俄國部之類。)擔任傳達各該民族之消息。(如該民族之政治願望,經濟情形等等。或譯為華文。送登各報發表。或譯為各該國文字。送登各該國內地報紙登載。或請彼邦人士在中國內地設臨時公開講演。)第三步由

會中派遺有志青年。前往各該國旅行。第四步凡該國有逃亡政治犯來華者。吾人應設法保護。倘實際上我們可以積極幫助時。我們更應披髮纓冠而往救之。第五步我們亞洲各民族。應該研究一個合作自衛的方法。

自歐戰以後。歐洲各國多變為“北美合衆國”之債務者。事事須仰美人鼻息。於是歐洲論壇。常有倡為“歐洲合衆國”之說者。Die Schaffung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Europa,以抵制“北美合衆國”。我們現在亦可倡為“亞洲合衆國”之論。以脫離外來強權壓迫。歐洲民族複雜。利害衝突。“歐洲合衆國”之說。今日尚非其時。若吾亞洲民族。則除日本少數軍閥財閥外。無不呻吟於外來經濟政治侵略之下。其能合力共作。實較歐洲各國為易。

朋友們。我們若要排除國內游民。(軍閥政客亦包含在內)便不可不提倡“中華四合國”。我們要抵抗國外強權。便不可不提倡“亞洲合衆國”。因為這兩個東西。是解決這兩個問題的利器。

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寄自柏林

日常生活與思想學術

周太玄

民族或個人的思想與天才的發生問題，自來學者對之約有兩種主張：一種是認這種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有特殊的不可離的關係。因此他們認天才者思想者本身的生活與其他的物質影響為其天才與思想的來源。第二種，是反對前說，以為在事實上有同處於一個生活與物質下的個體，或羣體，其天才與思想乃迥然各別，可見天才與思想的發生，多出於偶然的而非必然的。在這兩種恰恰相反的見解之外，另外又有一種折衷派，以為就通常言，前者為真理；但有時却又有為前者的說法所不能解釋者，可見思想與天才有時似確出於偶然。

這三種的解釋，我們且不在此加以煩冗的討論。但我們可以簡單的加以批判。若我們不是二元或多元論者；設如我們承認天才與思想都是來自人——不是來自非人，於是我們不能不惜重引用生物學上的事實與通例。便是說，人不能離脫生物界上的重要原則；便是說，人在縱的時間上與橫的空間上，不能躍出環境——空間的，與遺傳——時間的兩個根本因子以外。既承認精神與物質是關係的表裏的，且竟是一件東西的兩面，一種原質的兩態，則精神生活之不能躍出此兩個因子以外，也是一定的。如此則上面所述的第一說當然正確。至於第二說與折衷說都是忽視了遺傳，便是說忽視了間接的因與潛伏的因。所以無法解釋這尋不出直接因與顯素因的精神現象而認為是偶然。因此，我們可以相信，思想與天才及一切學術的原動力，都是有源可尋有因可證的，不過有顯隱難易的區分罷了。

無論人類中任何民族與任何時代所有的思想學術史，在表面上看來，

頗有類乎偶然的事跡。但究其實，此種偶然仍不過是一種暫定的代名詞。我們是很可能的在其中看出些線索因果由來的。所以我這裏竟敢將思想學術與生活對照起來說。

因果除顯隱以外，還有兩件緊要的常例：便是有時是許多的因，匯彙成一個果；有時是許多的果，都同出於一個因。再加上時間的關係，因果因時間而傳演，時間愈久，因果之量愈分。在一剎那間，一因一果，或同因同果忽起忽滅最易認識；惟依時轉遞，不遽終結，愈演愈合，（多因）或愈演愈分（多果）者，每每最難認識，或竟被人訝為無因之果或不果之因。思想學術其質本為合體。則其所自來之直接間接，或隱或顯，依時傳演，分分不已之因，必至紛然雜然極難詳辨。故推求思想學術之源，而但執着於一二事件一二方面以尋探之，無怪乎每有「偶然」之嘆。思想學術既是成於多而且久的因，而此多而且久之因，又係分布排列在日常事件中，及嵌併在流水般的時間內，我們若不於此日常事件中去注意尋求，則思想學術之源又將從何可得？所以我此篇文字專從日常生活上談學術思想。

* * * * *

學術每每是思想之果，然思想却常因學術而受其影響乃至於自變方向。思想之起源，本與外界事物的關係非常密切，如希臘印度與中國的文明，都各帶有濃厚的環境與地方彩色。不但飲食起居即山川氣候風物等，都是在思想家的環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學術與學術的應用一經發達以後，人的環境頗因此而有多少變更。即是，人造的環境的力量，每每大於天然的環境。所以可以說，在物質文明未曾繁榮時代其思想與其思想中之材料與問題多屬於自然；而在物質文明發展以後，則思想中之材料與問題多屬於人事。在前者多係籠統的，傳統的，在後者多屬於分析類別的。如近代對於自然事物，因純粹科學的發達，已不重思考而重實

驗。且納思考於實驗之中。至對於人事，所謂社會科學逐漸成立，亦頗採取自然科學對於自然的態度：實事求是，即事抽律。於是人事界中，諸般現象，亦漸漸因果明瞭生滅可知。是以我們在人事界中，亦如對於自然界一樣可以執因期果，由實驗以證之。因此之故，一切思想行為學術文藝均可以於現在過去的狀況中推知其將來，並可以有意的種植培養以期其發展。

思想的性質是反應的擺動的。例如在哲學上有二元論便有一元多元論；在人生行為上有了嚴酷的帝國主義國家主義，便有放任的個人主義無爲主義。其反應之情形，與自然界的機械作用相同。又如，重農學派之衰代起者必爲重商學派；自然主義之後，理想主義必然十分發達，而新自然主義又將代理想主義而起。其進行之狀態，恰恰是向兩端擺動的。思想有此種特質，故其本性常是反面的。例如以空間之一槓杆來說凡目前生活偏於其左端者，其中有力的思想其方向必由左端趨向右端，不久在左端者均全隨之向右端移動。以時間來說，凡目前最盛行之主義，必有反抗之者先起於其中，而爲後繼者之先鋒。這是因爲無不平與不滿。不能激起思考，無思考之積累，不能組成思想。

學術與思想不同，其進行不一定爲擺動式，且常爲直線的前進。（若不過意外的阻力）因此，其承受傳演亦每每爲綜合的，兼容的。並且，是共同合作的。且對於時代又每每是溶合的。例如，無論在任何種組織與政制之下，學術皆可自存自新。（有意的摧殘是例外）這是就學術的本身說，（依事求是，爲理求理，不管致用。）至於在應用方面，例如在農業發達之處，其學術中關於生物地質等之應用必甚考究；而工業社會中，自然以數理諸科爲其精髓。

因此，思想常是將來的，學術常是現代的，思想常是個人的，學術常是

公共的。思想成立的方式是：由外界事物激動個人因而引起個人對於外界事物的結論。學術是：由人去詰問自然事物，因而就自然事物身上發現些通律。

學術思想之本源已知，於是可進而論日常生活了。

試取任何一生物個體來看，其一生經過必有發生，幼稚，長成，衰老，四個時期。在此四時期所組成之生活時代中，有兩件根本大事：即是營養與繁殖。一個是為的個體不死，一個是為的羣體不死。

就動物來說，在最下等的動物其一生完全是受此兩件支配，其行動也是直接的為這兩件事。稍高等一點的生物，雖然仍舊是這兩件事支配其一生，但是頗多了間接為這兩事的行動。並且又完全多出一件事來是娛樂。但此一事為條件的，必然要營養與生殖都滿足以後，此娛樂行為方能發生。

動物更高等的，便是說官能的分工愈嚴構造愈精的，雖然一樣的有此兩件重要大事，但對此兩事營求與接合的方法愈完備。（如爪牙色彩鳴聲腺液等）能有一定的時間（繁殖，如交尾產卵生育皆有定期）與方法。（尋覓食物及呼吸營養等皆有適當的適應）因而娛樂行為在高等動物亦較多。

至於人類，能由游獵而進於種植遂在動物界上闢一營養之新天地。再加以交換有無，（商運）創造器用，（工藝）遂使人之一生對於營養上有多方面的滿足。在另一方面，生殖生育上亦有種種約束牽制及保育方法。於是人一生中，除必要的飲食男女以外，乃能多出娛樂及求知二事。因而有美術文藝，有科學哲學。生活的方面愈繁，地位的慾望日增。雖然時時滿足，仍舊時時不足。驅策人類心思腦力日向各方發展，此所以生活繁榮的程度日愈增加，亦日日不斷的雕琢人類的心思腦力，而自然組成此

最複雜而多變之日常生活。

今欲無目的的析述日常生活，本不可能。蓋現在人類日常生活，其配合成分之複雜而且變動，亦殆如化學原素之組成無量數的物質一樣，但就大體言之，則可強別為二：一為實際生活。二為想像生活。實際生活指常人隨時身受者，想像生活指常人理想希望中所虛構者。蓋雖不必如思想家哲學家之範圍廣大有統系而豐富，但要不失其為想像也。在日生活中，實際的生活，就大體言，本可縷數；但想像生活，則因人而異，一人又因其時代地位環境而異。其錯綜複雜蓋幾不能分析。實際生活常可以為共有的，而想像生活則絕對為個人的。

就歷史的事實與人類的習慣看來大致自來對於日常生活不出兩途：

一種人對於日常生活是享受的放縱的，不以想像犧牲實際，因之力求充裕。其實際生活愈豐愈好。

一種人對日常生活，是刻苦抑制的，能以想像生活凌駕實際生活。因之其實際生活常保持其最低限而自強不息的擴充其想像生活。

這兩種傾向，都是因人而異，非能相強。如屬前者，不能強之以望梅止渴之想像生活。屬於後者，雖鐘鳴鼎食，綺羅梁肉，終不能稍稍安慰其理想上之要求，或且愈促其煩悶。

但就數量上來說，則後者無論在何種時代何種社會都只占極少部分。所謂以享受實際生活為人生目的者則滔滔皆是。且能從事於想像生活者，每每與其所處之社會不相融洽；而所想像神往者又大都不能及身而見。等到他的想像直接或間接的實現之時，他已早作古人。而此已實現之想像生活，則變而為實際的生活，天下滔滔者羣趨而享受之。此由想像而實現之生活中，又另有人由其自身之反感，而自組造其新想像生活以與其當時之實際生活(或即前人之想像生活之一部)相對抗。故實際生活

與想像的生活分而觀之似乎很是片斷的各別的，但合而觀其總體則所謂想像生活者，實不過將來的實際生活之種子。此種子不必盡皆能發芽而滋長。亦猶蒲公英之小傘然，其因風飄泊，散佈原隄水國，千百之中或有一二能長成開花結實耳。且各人的想像既未必能如蒲公英之小傘之組織完備，則播種之力當然又遠不如。於是所謂想像生活者，不知要經若干之修正匯合方能為一部或全部之實現。所以就理論上說二者雖如上述之互為因果，但就事實上說試以人類數千年各民族之文化史觀之，其能循序發展者有幾。故想像生活之終為想像，實一最普遍之事。雖然想像生活不能實現，其中原因雖各各不同，但其最大者仍在想像生活之自身。凡想像生活之能合理而含有多量的實現可能性者，則其實現而為實際生活常為當然，不實現常為例外。反之，其含實現的可能性甚少者，則其不實現常為當然，實現常為例外。因此，我們仍可以說完備的想像生活終當為未來的實際生活之母而未來的實際生活中又能釀造出更新的想像生活。

所以就片面來說，因各人的性情各有所偏，故於二者之中常互有偏袒或非笑之處。其實兩者都不可偏廢或偏重。無論何種社會其學術思想無不完全的為其日常的生活醞釀而成。日常生活雖是很微細的事件，但思想學術之發端，起因亦極細小尋常。無論在社會與在個人都是一樣的。不過離開個人，則社會情事無從表現。所以這裏重在說個人的日常生活。

人類是最高等的動物，但就最大多數的人來說，也與其他動物一樣絕對的完全支配於生物的條件之下。便是說，一生的精力時間，完全用在營養(衣食住)繁殖(男女)的兩件事上面。人是生物，自然不能逃出這兩件事以外。但人又却是人，又自有其為人的特質。這種特質，若站在人類以

外以科學的眼光來觀察，則凡是人無有不具備的。（如顏面角度在八十度以上，牙齒式爲 $\frac{2.1.2.3}{2.1.2.3}$ 四肢分業，前肢工作後肢履地，能言語，能笑等等）這是生物學上條件。至於站在人類之中，以羣己的關係爲根據以工作（手與腦）之質（益與害）與量（多或少）爲標準，而分析觀察個人，則其間有可分別而論者：

一是共生的 一個小己對於羣體雖處於消費地位，但同時又能盡其能力對於羣體有所供獻者，則此個體對於羣體名曰共生的個體。

屬於共生之個體，（一）盡係工作者。（二）其工作亦盡係有益於羣體。（羣體虛幻而複雜，其因此個體所作之工作而生的影響是益是害難於測知。但凡個體之行爲有益於其他個體而無害者即有益於羣體；無傷於別的個體者，即無傷於羣體亦有益於羣體；有傷於其羣之少數個體，而有益其多數個體者，亦有益於羣體。）（三）其操作亦常常甚勤勞。（能盡所能）

二是寄生的 一個小己對於羣體只處於消費地位；不盡所能或專作有害於羣體之工作者，則此個體對於羣體名曰寄生的個體。

寄生雖有爲害與不爲害兩種，但一是盡所能而有害於社會的；一是雖無害於社會而不盡所能的。都是寄生。故寄生之個體（一）係不工作者，（二）係工作只有害及工作未盡所能者。

共生與寄生，是指其個體一生行動之總和與其實際上之結果。蓋在衰老及幼稚之時，羣體或社會對之本有培植瞻養之責。而個人行爲亦常有

始勤終怠，及始怠而終勤者。且有對於社會一大錯鑄成，而終其身胼手胝足不能自贖者。亦有，曾一度對於社會為絕大之供獻，而終身受社會之供養者。在社會方面觀之，前者雖勞作，不改其為寄生；後者雖坐享，不失其為共生。蓋以羣己相對而言，惟有以行為之效果方能類別個體之種類。

至於離開羣體單言個體，以自己對於自己的關係為根據，以工作行為之質與量為標準，而分析以觀察個人，亦有可得而分論者：

- 一是自愛的 凡個人真能為自己打算者。必勤勉勞作不肯自息。且真能為自己打算者，亦必能為別人打算。其人必勤於自己修正，自強不息。並非畏天亦非畏人，但只是自己十分看重自己。其日常生活之特點，有可得而言者，即居心為人與自行檢點而能培植其內心生活者。
- 一是自戕的 人之性，本無不自愛，但常因放任情感姑息慣性之故，明知不可而故為之。或又只知為自己打算不顧別人。或且又自己一無打算時自矛盾中心不定。其日常生活只不過是縱容放任，並無線索可尋，亦無內心功績可紀。

個人對於自身，就一般說雖無不自愛自利；其行為雖無不為己，以其效果與影響言之，則可顯然的有如上述之兩種差異。但亦如前面共生寄生的區別一樣，對於個人係算總賬，每每以一時一事殊難斷定。

我們普通對於羣體，對於個人，所觀察描寫者，只不過都是一片一斷的事實。又多以一時間的好惡，判斷一時間的行為。很少有替別人算總賬的時候。其善惡害益之判斷，每每有不確實之處。與此所謂自愛

自我頗不全同。但在事實上說，羣體對於小己頗計較其近利近惠。因此之故，亦極不記怨記仇極能許人自新。蓋在社會方面看個人，設非屢經不悛之神姦巨惡，都無不可容忍之人。社會富有如此寬大之容受性，故社會之下個體的日常生活之複雜，終極難於類別。而上之類別，終對於人工的。此下則單就個人日常生活中，抉取出其與思想學術最有密接關係者。

每日清晨起身，直至夜間上牀，這一日之中，除了幾件照例的事件——吃飯等等以外，有事的照例上工，無事的設法消遣。轉瞬之間，一日光陰即渡過去了。此日如此，他日亦大都如此，不但他人不能於其中檢出有條貫的事件，來說明其後此所得之結果是屬於何因，即自己，亦每每不能切實指出。但我們可以略為區分，凡屬於學術者當計功，凡屬於思想者當計感，這並非說思想之來，全不由於積累的功效，不過思想是重在感應外界的事物。此種對於外界的感應愈多，則自然而然此感應之力愈大。感應之力大而所感應者多，則思想之能力與其資料常常厚強而豐富。學術也並不是完全不計感應的能力，不過學術不能以感情為主而特重在思考察觀與實驗，由銖積寸疊的功夫，披沙揀金的忍耐；步步腳踏實地以勤求其所以然。所以與思想學術有關的日常生活事件，亦可以強為類別。例如，凡甚不可解之事一與人接觸，則令人生奇異之心。所謂奇異者，乃不知其原因及其所以然之故。但有許多人，一經稱奇即掉頭置之；有的則受此好奇心理之趨促，必欲一探其究竟。此即學術之第一步也。他日又遇此相類之事件，乃欣然將其排列比較以觀其異同及關係。此第二步也。由此以往，愈積愈多，愈入愈深，則學術之系統漸成。則凡屬於此類之知識，有非借此統系不能求之者。又或此類知識已經前此多人分途以各種方法尋求之者，則後來欲從而求之，非盡了解前人已走過之道路，與已用過

之方法不可。此其所以學術之事，不能純任感情，純依己見，而必有時間地位之問題也。至於思想，既完全重在個人之反感，甚至有此種反感只須一次，其效果便指揮其人之終身思想者。例如，一次見殺人而心傷遂終身反對死刑；一次親見貧民之困苦生活，而終身捨身為平民階級打算；或者因一次失戀而終身宣傳獨身主義；經一次大病而終身皈依宗教，此類實例實多至不可勝數。因此得知思想之起，須純依賴於強烈之感情，思想之成尤有賴於此強烈的感情之持久。此是一種。又如久處都市，厭棄繁華，遂主張鄉村生活，而反對人類的多數羣居；常受強權之壓抑，而根本反對政治，此種實例又是證明思想之成功，亦有由於不斷的激刺而來者。但感情，尚不僅是反感一種，又有因一時，或長久的好感，而醞釀成一種主張主義者。如自幼愛讀英雄傳，遂主張超人；自幼育於忠懇的教徒之手，而終身信神；亦有生在平民階級，而終身反對貴族生活者；或生於貴族官邸中，而終身不忘情於君主制者。其來源形式雖不同，而由情感以成思想則一。而思想之根源，又完全出自其日常生活中，且完全受其支配。此皆係不可否認之事實，所謂天資聰明，受神使命者只可用以歌頌偉人，而不能用以了解偉人。且就其實，所謂偉人者，若一細細的分析其日常生活，則可瞭然於醴泉芝草，未始無根源，不過常人未探得耳。既知其所自來，則思想之本來面目不可藏匿矣。

學術與思想則不相同，其重要處全在計功。蓋學術之本身，既不帶有感情的彩色，又不含有個人的性質。就個人對於學術而言，凡有相當及較好之資性者，（即天才）必須更加以勤勉深思及相當之時間。故若只有思想之條件，則其結果對於學術必無成；而惟具有學術之條件者，亦不能必其將醞釀出一種思想。就下所描寫之三種日常生活，即可瞭然二者分合之關係。

一、生活有定程。早起晚睡。一日間工作在八九小時以上。心志上有所專注，對於外界之感應，不使停留或深入於腦中。對於衣食起居，男女，娛樂，諸事不分心，不留戀。夜眠酣暢。少夢。

二、生活不必有定程。因夜深晚寢，早晨多起牀甚晚。心志上不必專注定一事一物。對於外界感應甚強。餘感常留連玩味於腦中。情慾不澹泊。或專放任其情慾於一種嗜好上。日間深思多感。夜間多夢。

三、生活一切，兼有上述二種之特有者，而調和上述，二者之相反者。如生活比較的有定程。心志雖有所專注，而外界之感應亦常強烈對於慾望平常。不為無關係之事分心。其實際上之工作（即用功指閱，誦，考校，觀察，實驗，溫故，等一切為學功事而言。）與精神上之工作（深思，深感，體會，臆斷）恰為上述二者之和。

這三種生活，都是指生活常態之輪廓而言。細推尋之，三者成功之不相同顯然易見。第一種可以代表學者，其耕耘與出產多在學術方面。第二種是思想家文學家，生活不耐繁劇，而心中却又時時不空間，其耕耘與收穫多在思想及藝術方面。至於第三者，兼程並進，則係哲學家生活也。

從這日常生活上看來，凡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及優游年歲不計功事（指工作與內心生活而言）固無因緣能有絲毫的供獻於思想學術上；即終日優游沈思，不耐繁劇，無汗血功者，在思想上或有一二之心得，而學術之無所供獻則可斷言。（今之所謂碩學通人者每愛援據其一二感觸，發為快論，以評騭古今，其所是非且不必論，只就方法言之，不得謂之講學。所講者，不得謂之學術。蓋學術者由精嚴之方法，所產出之正確知識，決不基於個人之一種單純感想。）而終日究心學術，心志專一，不牽於外物，

其結果亦只在學術方面，對於思想無甚貢獻亦為不可免的事實。其能留心外物，培植感想，時時深思，兩又能勞作不息，努力以一定之方法，研究一種知識，則此人學術思想多兩有所成。既以其思想感覺之靈敏，引導學術上之銳進；又以其學術上正確有本之知識，為其思想之根據之材料之繩墨，則其人必純正的哲學家也。關於上列之第一種者，講師教師也。第二種者，江湖文士也，屬於第三者則哲學家也。三種之中貢獻於思想學術方面最少者，多係第二種。然能勉為第一種而可望進為第三種者，亦惟第二種。故有時直可認第二種為第三種之未成熟或不成熟者。今舉數例於下

一、今有一人，見一切政治及社會公有事業，為刁猾作惡之人所把持，而真正能作事者，反被擠置閑散，遂慨然主張須要為事擇人，不能因人置事。又見一般人終日花天酒地，穿新衣，學時髦，遊逛，打牌，熬夜，遂慨然主張儉樸節用。又見世人多驕嫗親家眷，而視社會視他人痛癢不相關，遂主張兼愛無差等。又見作惡者多，法律疲於制裁，道德難於防備，遂主冥罰而鼓吹明鬼。又見戲園林立，老幼男女，卜晝卜夜，沈湎其中，遂激而非樂。因惡戰爭，又非鬪非攻。凡此種種感想皆隨時觸到心上，隨時口頭或筆下任意發為主張，鼓吹墨學。其針對社會病態而發，於事實上於思想上不能謂之無益。但以其人本身，既只單憑感想，又不努力去研究墨學，以自充實而正確之。其僅憑片斷感想所發表之主張，既為力甚薄影響甚小，且於人生根本上無所了解，其主張亦難免有顯著之錯誤。

二、今又以墨學為例，其以顯學沈淪，數千載無人過問，直至清朝畢，盧，孫，張，王，諸氏方注意其書，精為校讐。至清末又有汪中孫詒讓等集其大成，墨子一書方漸可讀。但彼等之勞作（如孫仲容之詮釋

備城以下二十篇確爲艱難精細之工作) 虛心, 只向耕耘不計收穫, 確有學者風度。故諸人皆能後勝於前, 墨學亦因之漸露真面。今人欲治墨學者, 雖不必重遵故道, 但諸氏已成之工作, 當盡知之。然後以彼等工作爲根基, 再重尋其他道路, 以期此學之進步, 此方完全爲研究學術之必要進程。既不能有所好惡於其間, 又不能不多費時間精力以從事之。繁劇當然不免, 忍耐尤不可少。其對於墨學作何主張於應用上有何見解, 到反是另一問題。

三、有善感深思如上述者之人, 對於社會事象, 究心推考, 不肯輕易放過。同時對之又不肯輕易下一結論或作一主張。其對於上述之各種反感, 雖亦有歸結到墨家主張之勢, 但他能去詳細考察墨家主張的內容, 背景, 時代, 等等條件, 或竟如專治墨學者一樣的用功。而同時又能注意到現時的社會有無提倡墨說的可能, 及墨學對於人生根本上有無障礙或糾纏之處。經過此幾層功夫之後, 其結論自然有相當之價值。彼以學術與思想相合, 互爲用而互相是正之, 與前兩者又完全不同。

歸結言之, 多感觸而多主張之人, 事實上甚多。而辛苦爲學不以爲自己之裝飾品而炫人者畢竟甚少。因此之故學術不能發達。學術既不能發達, 則社會上每人每日心中目中所有之感想思想, 皆如浮雲流水轉眼即逝。又如雪落濕地, 不能厚集。如此, 則有統系的思想與推進人羣文化的大哲終何由產生? 故思想與學術關係至爲密切, 學術可以與思想分立, 而思想則決不能與學術分立。就日常生活上言之, 產生思想非是成績, 產生學術乃爲成績。更就個人日常生活上言之, 雖有思想而坐以度日, 不如暫且將思想放在一邊, 多用點切實功夫。因爲思感均出自我心, 我心既在思感終存。學術則爲人所公有, 我不自積, 學術終不特來附我。

更就另一方面言之，思想須有待於事物之感誘；有時機緣巧合瞬息即扼其要；有時又待之經年，而孳華終不可成。學術則貫條自成，撫尋有道，計時俟力，拾級可登，有一小時之用心，即有一小時之獲得。繩鋸木斷，水滴石穿，有積即成，權操在我。思想似易實難；學術則似難終易。無論一個人或一社會，凡具有統系之知識得相當之發展者，其思維想像，皆能得所附着，轉變有成。不至隨起隨滅不生影響。故欲生活之改善，不可不培植思想；欲思想之培成，不可不提倡學術；學術既尚計功，則日常生活之不可忽視甚明。

我國自來，經術用為濟世；文章不過華國。歸結其最後目的，都不過僅為致用。此所以純粹學術雖不能言無，亦不能言有，因為類皆不能循序長成。學術不繁榮，許多可貴重之思想，皆不得其培植滋潤以底成熟。無新陳代謝之理想生活為吾人之日常生活之前導，故今人之日常生活不能算正光明快樂而日益苟儉齷齪。此雖因果互銜如環無端，然必欲尋其重心，則在日常生活。必得日常生活至低限度不苟儉不縱慾，方可言學術，十年學術，方可言思想，數十年思想之醞釀方可談新生活。今則高調浮於社會之上層，而滔滔攘攘者方正盡其力反其道而行之。一日之中，一國之內，環坐而賭，夜以繼日者觸目皆是；納妾狹妓，縱情酒肉者，觸目皆是；賣買人格，行求賄賂者，觸目皆是；磨刀實彈，預備殺人者不知若干人；挑釁弄巧，坐待漁人之利者，不知若干人；擁資坐食，長日無事者更不知若干人。試就此一日，算其總賬，則吾國社會之日常生活，不問可知。如此底質，何來希望？即有希望，安不失敗？今不由日常生活中培植學術思想，則安有生路可尋？故各個人分頭自檢飭其日常生活，此事雖小，所關極大，全社會盡力提倡學術，此事似迂其效實速。此即著者之愚，所以結束此文，而質之於讀者者。

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法國蒙北里野

心理研究備忘錄

余家菊

欣賞之實驗(二月一日)

材料 杜工部懷舊。

地下蘇司業，情親獨有君；那因喪亂後，便作生死分；老罷知明鏡，悲來望白雲；自來失詞伯，不復更論文。

方法 隨意拈來，拈就後，共讀三遍。第一遍，仔細默讀一過；第二遍，逐句想像其情境；第三遍，默讀一過。目的在實驗想像可否增進欣賞。

結果 想像確能增進欣賞。第二遍既經助以想像後，第三遍不用想像而欣賞之程度亦為增進。想像何以能如此？有兩層解釋。一為因為想像的經驗使得我對於詩境有進一步的了解；二為想像的結果，使我結納詩中境界於己身，此即所謂自我化(introjection)。

- 副結果
1. 讀聲(默讀亦有聲)容易妨礙想像之產生與進行。如何方能並顧？還待實驗。
 2. 想像能助人欣賞其情境，朗誦能更助人欣賞其音節。
 3. 事前於全文須有適當的了解，免致中間發生文字底困難；不然，則神情與思想之一貫皆破，欣賞作用即行銳減。我曾先讀工部歸來一首，中間遇不解處，遂致失敗。可見文學教授，於教學欣賞之先，須得將難字難句預先提出解釋。
 4. 想像中之所想像，多以自己底經歷作標本。如讀前二句，則思及我之兩故交；讀第三句，則思及國亂，心頭往來於長

作概括的觀察，爲統系的論述，雖略背『青年運動』之義，當亦爲讀者諸君所不責也。且自歐戰以還，德國一部分屬於『青年培養』性質之團體，亦漸漸趨重『青年自決』一途，擺脫前輩勢力範圍，故記者列之於『青年運動』一類，亦尙去題不遠也。德國無論何種運動，何種黨會，莫不有其特定目的，而且此種特定目的，往往標題雖極簡單，而工程却頗浩大，決非一朝一夕所能收功竣事，於是不能不培養繼起之人，爲陸續奮鬥之謀，所謂各黨之青年運動，（廣義的下仿此）遂亦從茲興焉。譬如德意志國性民黨，主張國家主義，帝制主義，排斥猶太人，壓迫勞動黨，與彼聲應氣求之『德意志國性青年同盟』，亦以此四種主張爲號召青年之具，雖在此共和政體之下，其鼓吹帝制如故也，雖值此左黨勢盛之時，其排斥工人如故也。近年德國迭出暗殺左黨首領案件，其兇手無不直接或間接與『德意志國性青年同盟』有關，其運動之熱烈，可以就此窺見一二矣。又如戰前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張社會主義，反對軍閥政策，孤軍轉戰，不屈不撓，戰後皇室雖已推倒，工人雖亦得勢，然左黨激烈一派仍認爲未足，更思百尺竿頭再進一步，於是與左黨一派志同道合之『青年工人協會』『自由社會主義青年』『超國家無產青年』Die ubernational proletarische Jugend『國際青年同盟』Der internationale Jugendbund常與右黨一派之青年運動立於反對地位，每次右黨青年有所行動，左黨青年亦必同時舉行示威，以爲抵制，此專就政治運動方面而言也。

德國自皇室推倒左黨勃興後，宗教勢力漸就衰微，惟德國教會則始終雄心不死，仍欲於青年思想之中播下幾許迷信種子，在舊教中則有『天主教青年男女協會』，在新教中則有『基督教青年協會』Christlichen Vereine Junger Manner，『德意志青年協會』Der Bund deutscher Jugendvereine，在猶太人方面爲抵抗德國右黨及擴充猶太教義起見，則有『德國猶太青年協

祖邦爲職志，如德意志國性民黨是也。該黨深恐一旦老成凋謝，繼起無人，欲於青年界中，預闢將來途徑，遂有所謂國家主義之青年運動發生。故吾人若一考察此種運動之由來，與其謂爲『青年運動』，不如謂爲『運動青年』，蓋青年係處於被動的而非自動的者也。至於此種運動之實質，純係一種愛國運動政治運動，與吾國之五四運動相同，其不同者只復辟一點而已。

德國關於此種國家主義之青年運動，約分兩種：一爲公開的，如「德意志國性青年同盟及少年德意志同盟是也。一爲秘密的，如前次暗殺德國外交總長那提老之秘密機關，Organisation Consul等是也。惟此種秘密機關之黨員，往往與上述之兩種公開的青年同盟有密切關係，而上述兩種青年同盟又與國性民黨有密切關係，此所以每次暗殺左黨首領案件發生，左黨之人皆謂右黨爲其主謀也。若在吾輩旁觀人視之，則公開的青年同盟，其作用在宣傳，使全國之人皆知某爲賣國奸賊，某爲愛國志士，導以理性，動以感情，所以增長一般國民判斷賢惡是非之能力者也。反之，秘密的青年運動，其作用在執行，全國之人既經一番熱烈宣傳之後，雖知孰爲奸賊，孰爲志士，然欲其立即起而執行，去奸鋤暴，此則爲勢所不能，因羣衆身家觀念最重故也。若欲借重不正當勢力，以推翻不正當勢力，（如吾國政客之聯某軍閥以推倒某軍閥，借某外力以排斥某外力之類。）此又爲理所不許，因以暴易暴故也。於是執行之責，遂不能不完全墜於青年雙肩之上，其法爲何，即暗殺是也。故德國兩年以來，暗殺左黨首領之案凡四見，其由秘密機關宣布死刑而尚未執行者，更有數十人之多，大抵其人皆平日公開青年運動所指爲賣國之徒者也。即此一端已大可想見公開的青年運動與秘密的青年運動之相互關係矣。惟秘密的青年運動之詳情如何，非吾輩局外人所得而知，茲可與諸君談者，即公開的青年運動是

也。

(一)德意志國性青年同盟 該同盟創立於一九一九年正月，成立未久，即有會員五萬以上，其人大半皆係青年男女學生，愛國思想，充滿腦筋，現在該同盟之機關，已遍設德國全境。該同盟係由正式會員特別會員名譽會員三種會員所組成，所謂正式會員者，凡德意志青年年滿十二歲至二十五歲者，皆可自由請求入會，為正式會員。所謂特別會員者，凡超過二十五歲之老會員，則退而為該同盟之特別會員。所謂名譽會員者，凡對於該同盟有特別功勳者，得被推為名譽會員。該同盟於會員幹事部外，尚組有名譽委員會一種，其中委員如 V. Chappuis, V. Lochow, Reinhard, Prof. Boethe, Prof. Dietrich Schafer, V. Studt, Stresemann, Traub 皆為右黨中名高年老之要人也。該同盟每十四日發行會務報告一次，以交通會員消息，時常舉行演說大會，以激勵會員志氣，每次國會邦會選舉，該會輒從旁贊助右黨，故右黨近年選舉之大獲勝利，其得力於該同盟之處實不少也。至於該同盟之旨趣，據其宣言所云，第一建築於德意志基督教義之上，第二敦品篤行，熱心愛國，以重建祖邦云云。前者所以排斥猶太人之作用也，後者所以表示其國家主義之精神也。

(二)少年德意志同盟 此同盟之意義與德意志國性青年同盟相同，惟在戰前即已成立，其目的專在訓練身體，以為將來從軍之備，蓋一赤裸裸之軍國主義嫡裔也。戰前德國係徵兵制度，所有各中學校之訓育，皆以服從長上嚴守紀律為唯一美德，蓋所以製造良好兵士也。故吾人常稱德國中等學校訓育為校中軍事教育，至於少年德意志同盟，則直可謂之為校外軍事教育，二者皆所以直接助成德國之軍國主義者也。近來刺殺左黨首領之案，屢次發生，其凶手多為退伍青年軍官，蓋彼輩欲從左黨手中奪回政權，以重建其少年德意志者，非一朝一夕矣。惟彼輩之所謂少年

德意志運動，係欲抵抗世界新潮，返乎昔日之鐵血時代，與吾國之所謂少年中國運動，係欲適應世界新潮，創造未來之黃金時代者，根本不同，此亦可謂各人少其所少矣。

三、無產階級之青年運動(上)

德國無產階級之青年運動，可分為四種：(一)青年工人協會，(二)自由社會主義青年，(其中又分(甲)獨立社會民主青年 (乙)共產主義青年，(丙)無治主義及工團主義青年。)(三)超國家無產青年，(四)國際青年同盟。請先述青年工人協會。

(一)青年工人協會之性質 該會雖與自由社會主義青年，超國家無產青年，國際青年同盟，同屬於無產階級之青年運動，然其性質則微有不同，蓋上述三種青年運動，對於左派各黨完全立於獨立地位，而該會則與多數社會民主黨，不無多少之關係。故就嚴格而論，該會只能謂之為青年培養，不能謂之為青年運動。然該會又與青年社會主義者 Jungsozialisten 不同，青年社會主義者係多數社會民主黨中之少壯一派，彼輩對於社會主義不視作一種階級戰爭，而視為一種文化事業，並主張將馬克斯之理論大加修正，以適合最近五十年來科學上之新理，對於本黨老輩敷衍目前維持現狀之態度，深致不滿，前年曾在 Bielefeld 地方開一青年社會主義者大會，以表示其意見。至於青年工人協會，則為未滿二十歲之工人，(最近加入學生不少)尚未掛名黨籍，所有該會與多數社會民主黨間之聯絡責任，僅由青年代表負之，與青年社會主義者之直接屬於多數社會民主黨者不同。且該會信仰仍是多數社會民主黨一脈相傳之馬克斯主義，亦與青年社會主義者之主張不同。總之，該會為多數社會民主黨卵翼之下之青年運動，以關係而論，與自由社會主義青年，超國家無產青年，國際青年同盟之完全與社會民主黨無關者不同。以思想而論，則又與青年社

會主義者之主張修正馬克斯理論者不同也。

(二)青年工人協會之組織 該會舊日中央機關，名爲德意志青年工人中央部，Zentralstelle der arbeitenden jugend Deutschlands 其部長爲現在總統 Ebert，直至三年前社會民主黨在威馬舉行黨會之時，始將中央部解散，另行改組德意志青年工人協會總部，Hauptvorstand des Verbandes der Arbeiterjugend Deutschlands 由現任國家副秘書 Heinrich Schulz 君擔任部長之職。吾人於此應注意者，即從前中央部長係由多數社會民主黨中之年高望重者兼任，如現任總統 Ebert，即其例也。而改組後之總部部長，則由青年工人自行選舉少壯有名之社會主義者擔任，蓋已由前輩羈絆，而趨重青年自決一途，故記者前函曾謂戰後關於青年培養之團體，亦漸有改爲青年運動之趨勢，即指此也。該會當改組之時，共有會員六萬五千人，較之戰前約減少一半，(一九一三年共有會員十一萬人)因其時有一部分會員，業已改入自由社會主義青年，故人數不免銳減，該會機關雜誌名曰青年工人 Arbeiterjugend，編輯甚爲良善，惟其中文字多由黨中前輩加以助力，即此一端，亦可想見該會始終尚未完全脫離老輩思想勢力範圍也。

(三)青年工人協會之運動 該會宗旨，係欲教導青年以社會主義之世界觀，並使其能獨立判斷政治及活動政治，Die Erziehung der jugend zur sozialistischen Weltanschauung und zur selbständigen Politischen Entscheidung und Betätigung 換言之，該會所從事者，全爲社會人才之預備，猶憶前年該會在 Bielefeld 開會時，(與青年社會主義者大會相隔二日)其開會祝詞有云，吾輩之集合，純係一種教育協會，而不是一種政爭機關，又謂吾會之目的，專在養成社會主義之人才，與吾同胞共爲社會主義之生活云云，其爲一種預備工夫，更是顯而易見。 據熟悉老社會民主黨之運

動者云，戰前社會民主黨在帝制威權之下，行動殊不自由，彼輩知革命時機之未至，而預備工夫之不可無，遂決意從工人教育下手，尤注重青年男女工人之教育運動，常教以種種唱歌遊戲之法，於不知不覺中，灌以社會主義思想，此輩青年因而樂與彼輩周旋，久而久之，遂覺生我者父母，而愛我者社會民主黨也。於是死心塌地，願為該黨效力，今日大名鼎鼎之左黨要人，多當日少不更事之青年工人也。觀此則知德國社會主義者，多係科班出身，與吾國社會主義者之由票友出身者，根本不同，因此之故，德國社會主義者對於本黨宗旨，有如聖經，終身行之，不敢稍背。而吾國則不然，共產主義領袖，可以同時入公民階級 Bourgeois 所組織之國民黨，無政府主義者，更可以平心下氣，降格要求一個好政府，此亦中德兩國社會主義運動不同之點也。

四、無產階級之青年運動(中)

記者昨函所述之青年工人協會，係立於多數社會民主黨羽翼之下，今日所述之自由社會主義青年，則超然獨立於各黨之外，稱之為青年運動，可謂名符其實者也。自由社會主義青年運動之發生，一方面固由於一般有思想之青年，反對各種政黨為其保姆，他方面亦由於一般主急進之青年，不滿意於多數社會民主黨之持盈保泰，故自獨立社會民主黨與多數社會民主黨分家後，其從前屬於青年工人協會而贊成獨立社會民主黨主張之一部分青年，亦紛紛脫離青年工人協會，而另組自由社會主義青年。所有主張，亦較青年工人協會更進一步。其中復分為三派：(甲)獨立社會民主青年；(乙)共產主義青年；(丙)無治主義及工團主義青年。主張各異，壁壘森嚴，若將此項青年運動，與德國左派各黨比較，則其式如下：青年工人協會等於多數社會民主黨，主張最溫和；獨立社會民主青年等於獨立社會民主黨，主張進一步；共產主義青年等於共產黨，主張更進一步；

無治主義及工團主義青年等於無政府黨，主張更進一步。惟自青年工人協會以至於無治主義及工團主義青年，其主張雖有緩急之分，而對於公民階級之青年運動，絕對不能携手，則彼此完全一致，此外對於經濟方面之要求，自由社會主義青年三派之中，亦尙有其共通之點，其條件如下：(一)對於未滿十八歲之青年，實行每日六小時工作制度；(二)規定每禮拜最低度之劃一工資額，以能充裕支持生活爲度；(三)規定學習期間爲兩年，且包含實驗期在內，爲謀現在過渡時代便利起見，得延長爲三年，(現在學習期間係四年。)並取消學習契約；(四)禁止夜間及禮拜日工作；(五)每年至少須給與四個禮拜之息養假期，在此期中仍支付全薪；(六)禁止未滿十六歲之兒童作工，同時擴充義務教育至十六歲爲止；(七)改訂補習學校制度，使未滿十八歲之青年皆有求學機會，每日午前上課，(禮拜日不在內)不收學習及教品費用，在上課期間，仍須支付全薪，青年得推舉代表參與補習教育及專門教育之行政。(八)爲社會主義青年，建築住所。(九)青年工人有選舉列席於工人會議及工廠會議之權。以上九條，爲其經濟方面之要求，至於政治方面，則痛詆現代議院制度爲公民派國家之構成，*Einrichtung des bürgerlichen Staates* (德國左黨常稱右黨爲公民階級以別於無產階級)此則自由社會主義青年三派所同聲一致者也。

獨立社會民主青年之機關雜誌，爲自由青年，*Die freie Jugend* 其總編輯爲 *Engelbert Graf*。共產主義青年之機關雜誌爲青年軍 *die junge Garde*，銷路一萬五千，其發行名義，猶爲德意志自由社會主義青年中央機關。*Zentralorgan der freien sozialistischen Jugend Deutschlands* 其首領爲 *Paul Schiller* 及 *Margot Ostler* 兩人。無治主義及工團主義青年之機關雜誌，亦名爲自由青年，*Freie Jugend* 有讀者五千人，其總編輯爲 *Ernst Friedrich*。獨立社會民主青年及共產主義青年，皆主張工人專政爲推倒公

民權威不可缺少之手段，而無治主義及工團主義青年，則高揚不用強權以達於社會主義之旗 *Durch Gewaltlosigkeit zum Sozialismus* 因此之故，共產主義青年之機關雜誌青年軍，曾轉載俄國共產主義青年協會中央部首席一函，大攻擊無治主義及工團主義，略謂：吾輩青年亦不能與無治主義者及工團主義者共事，因彼輩之經濟主張，不是一種社會主義的理想，而是一種小公民式的組織，在實際上，不久勢必仍與公民派帝制派之，白軍共同工作云云。青年軍所以轉載此函之意，無非借他人之酒盃，消自己之塊壘，換言之，即不贊成同輩中之無治主義及工團主義者而已，惟自由社會主義青年之中，雖分三派，然仍有其共通之點，在一定範圍內，彼此仍有携手之必要，即所謂預備工夫者是也，蓋無論共產主義或工團主義，要皆為現行經濟制度革命後之一種組織，其在現行經濟制度尚未推翻以前，彼此可以共同進行之點，正復不少，如上述之九條經濟要求即其例也。此九條要求，猶係從前德意志社會主義青年全國委員會 *Reichsausschuss für die sozialistische Jugend Deutschlands*，所提出之條件，換言之，即從前全國社會主義青年所承認之共同預備工夫，至今猶一步一步的往前做也。

五、無產階級之青年運動(下)

記者此函所介紹之無產階級兩種青年運動，一為超國家無產青年，*Übernationale Proletarische Jugend* 一為國際青年同盟，*Internationaler Jugendbund* 與前函所介紹之無產階級兩種青年運動，((一)青年工人協會，(二)自由社會主義青年，)微有不同之處。第一，青年工人協會與自由社會主義青年所信仰之主義，皆為十九世紀以來哲人學者所提倡之經濟新理，而超國家無產青年及國際青年同盟所崇拜者，乃為一二千年以前耶穌孔子所發揮之倫理舊說；第二，青年工人協會係直接與政黨（多數社會民主黨）有關，自由社會主義青年雖與政黨無直接關係，然細按其中三派

趨勢，(甲)獨立社會民主青年，(乙)共產主義青年，(丙)無治主義及工團主義青年，)甲派思想頗與獨立社會民主黨接近，乙派思想頗與共產黨接近，丙派思想頗與無政府黨接近，故就廣義言之，此兩種青年運動，皆與政黨不無多少之關係。而超國家無產青年及國際青年同盟則不然，不但與各種政黨毫無直接關係，即欲將彼輩思想，一與德國各黨比擬，亦深苦不得其例。故吾人若就此兩種青年運動性質而論，可謂超然獨立於各黨政治潮流之外，而自成別調者也。

近世無產階級運動，大抵皆以現代經濟制度組織不良分配不均，貧富懸隔，凡受物質壓迫之人，皆應起而要求物質解放，換言之，即要求物質慾望之滿足是也。惟白人自利之心，已成天性，前年印度詩人太戈爾在德演說，曾謂歐人為有組織的自利之民族云云，其實此語亦可用之於歐洲無產階級。蓋今日世界猶為內國無產階級向內國有產階級要求物質慾望滿足之時，故世界工人聯合一致之呼聲，尙與日俱高，若一旦經濟大權移入工人手中之後，恐又將一變而為世界有力工人，向世界無力工人要求物質慾望滿足之勢。故記者常謂今日中國人為外國資本家作工，將來中國人必為外國勞動家作工，實非神經過敏之詞也。此種要求物質慾望滿足之心，在一方面觀之，能使物質發達，生活日益改善；在他方面觀之，人心永不知足，戰爭終無已時。因此之故，超國家無產青年之運動，遠欲使一般無產青年，於打破資本制度之後，更須有精神生活。國際青年同盟之運動，於奔走經濟革命之時，更須注重寡慾二字，皆所以減輕物質慾望之微意也。超國家無產青年之言曰，吾輩但保持最高尚之目的及其理想，吾輩不相信現在強權的金氣充滿的世界，吾輩不相信世上的頃刻而相信靈界的永久云云，*Sie verfiicht nur höchste Ziele und Ideale und hat den Glauben an diese bestehende, gewalttätige, vom Geldgeist erfüllte Welt nicht;*

sie glaubt nicht an das irdisch Vergangliche, sondern nur aus gottlich Ewige. 其非難物質世界之意，可謂溢於言表矣。至於國際青年同盟之會員，則分爲內外兩組，外組有不吃烟不吃酒兩種禁條，內組更加上不吃肉一種禁條，並有一部分會員自願終身不嫁不娶，以從事運動，則其主張寡慾之精神，更可以從此窺見一二。德國社會黨人自戰後得志以還，已不復如前此之以薪營膽，其黨中要人之豪闊，往往與戰前貴族無異，每每令人發生社會主義悶之感。明乎此，則知超國家無產青年之注重精神生活，國際青年同盟之注重寡慾生活，蓋不爲無因矣。惟此兩種青年運動之思想，亦有與現代潮流不甚相合者，譬如現代思潮反對宗教，而超國家無產青年則獨尊仰基督教義；又如現代思潮趨重羣衆政治，而國際青年同盟則獨推崇賢人政治。超國家無產青年之言曰，在吾輩青年黑暗之中，放出一線光明，此卽是世界之光，此卽是世界救星，此卽是基督教義云。至於國際青年同盟之組織，則主張領袖制度，反對德謨克拉西制度，所有一切計畫，皆由大領袖傳授小領袖，再由小領袖傳授工人，並著有專書一部，以討論德謨克拉西與領袖制度之良惡，又該同盟中人極崇拜中國之孔子，尤推重孔子之倫理學說，世人稱之爲德國青年運動中之孔派，（此外青年運動中尙有老子一派他日再詳）亦可謂別開生面者也。

超國家無產青年，其總機關在 Breslau 有機關報一種，名曰火焰，*Die Flamme* 其首領爲 Emanuel Hafner, Max Müller, Alfred Wiedemann, 三人。國際青年同盟其總機關在 Göttingen, 出有叢書三十餘種，其首領爲 Prof. Dr. Nelson。

六、民主主義之青年運動

德國民主主義之青年運動，其總機關爲德意志民主主義青年協會 *Reichsbund deutsch-demokratischer Jugendvereinigungen*, 約有會員二萬以上，

分會遍於德國各地，其出版物計有三種：(一)民主主義青年，Die demokratische Jugend (爲德意志民主主義青年協會之機關雜誌)(二)德意志民主主義青年運動 Die deutsch-demokratische Jugendbewegung (三)民主主義評論 Demokratische Rundschau。

德意志民主主義青年協會，其性質完全爲德意志民主黨之預備學校，故照嚴格而論，應屬之於青年培養一類，不能謂之爲青年運動。(惟本篇仍從廣義解釋呼之爲青年運動。)在德國青年培養之團體中，如德意志國性青年同盟，青年工人協會等等，雖與政黨亦有關係，却未嘗明目張膽，直謂本會爲某黨之預備人才云云，一如德意志民主主義青年協會之所爲。據該會柏林本部規約第二條云，本會係包括所有柏林城中立於德意志民主黨基礎上之青年男女，以引導其活動政治，並使民主主義青年之意志，向極有理想之政治，於黨中發生效用云云，觀此則知該會與德意志民主黨之關係如何密切矣。

該會既以德意志民主黨之理想爲理想，則吾人欲知該會之主張，與其研究該會章程，不如檢閱德意志民主黨黨綱，德國共有大政黨七，若以勞資兩級爲分別界綫，則屬於右者有三，一曰德意志國性民黨，二曰德意志國民黨，三曰德意志民主黨；屬於左者亦有三，一曰多數社會民主黨，二曰獨立社會民主黨，三曰德意志共產黨；介於左右兩方之中者，則有中央黨。(中央黨中又分左右兩派，左派偏於左方各黨，右派偏於右方各黨，)故就德國政黨地位而論，德意志民主黨係居於右黨一方，其基礎係建築於商業家之上，其他兩種右黨，德意志國性民黨則建築於農業家之上，德意志國民黨則建築於工業家之上。其中猶太分子甚爲不少，因德國大小商業多在猶太人手中故也。惟該黨雖屬右派，而其主張則常立於調和中立之地位，譬如對於內政，其主張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調和；對於外交，則反對凡

爾塞和約，而贊成國際聯盟；對於內閣，則主張右派之德意志國民黨與左派之多數社會民主黨同處一堂；對於經濟，則贊成一部份生產機關社會化，而反對一切生產機關社會化；對於政體，則主張全民政治，而反對一個階級專政；（無論貴族階級或勞動階級專政皆在所反對。）因此之故，吾人又常呼民主黨為中和派，蓋以其主張不偏不激，常介於極左極右兩派之中也。

德意志民主黨之調和與中立態度，既如上述，則其直接屬於彼黨之德意志民主主義青年協會，當然亦復和平中正，不走極端，既為政府所極嘉許，又為社會所不嫉視，其為極有幸福之青年運動，（廣義的）可以推想而知。雖然，青年者非坐享幸福之人也，青年運動者，所以開闢未來黃金時代之途徑者也。若一涉乎『中』，遂難免乎『庸』，『庸』也者，不合乎德意志之國民性者也。所謂德意志國民性者何，以言乎舊，則舊到底，而欲以其軍國主義征服全球；以言乎新，則新到底，而欲以其社會主義，支配一世。（如馬克斯之徒）徘徊於不新不舊之中，自命為調和立國而從中取利者，非德意志之國民性也。不幸而德國民主主義之青年運動，適中其弊，因而其活動情形，遂遠不如左右兩派青年運動之轟轟烈烈矣。大凡一種運動皆各有其時代，民主主義之運動，若在德國皇室未倒之時，未嘗不有聲有色，一旦共和基礎既立，遂不免失其重要意義，故民主主義運動之在德國，已可謂為過去，至多亦只能謂為維持現狀，（如防範舊黨復辟之類）而不能謂之為創造將來，不能創造將來者，非青年運動之本義也。故近來德國有思想富情感之青年，多紛紛由『中間』分向『極左極右兩方』而去，其尚保持中立態度者，人數既少，效力自減，此亦為近來民主主義之青年運動，不復惹人注意之一原因也。

七、各種宗教之青年運動

德意志青年運動

德國關於各種宗教之青年運動，可分爲三派：(一)天主教青年運動；(舊教)(二)基督教青年運動；(新教)(三)猶太教青年運動。茲請分述如下：

(一)天主教青年運動，在各種宗教青年運動之中，以天主教青年運動爲最有勢力，其基礎完全建築於天主教堂之上，故其組織極爲嚴密有序，迥非他種宗教青年運動可比。其總機關共分兩種，一爲德國天主教青年男子協會總部，Generalsekretariat der katholischen junglingsvereinigungen Deutschlands 其地點在 Dusseldorf 共有雜誌七種。(一)青年指導 jugendfuhrung (二)天主教青年幹事通信報告 Korrespondenzblatt fur katholische jugendprasides (三)青年會 der jugendverein (四)守衛 Die wacht (五)青年守衛 Die jungwacht (六)歧路 Am Scheidewege (七)青年力 jugendkraft。一爲德國天主教青年女子協會中央部 Zentralverband der katholischen jungfrauenvereinigungen Deutschlands 其地點在 Bochum, 共有雜誌四種。(一)天主教青年女子協會幹事報告 Vorstandsblatte fur katholischen jungfrauenvereine (二)青年女子協會 Der jungfrauenverein, (三)母會 Der Mutterverein (四)謀生 Im Lebenh. aus 至於此種青年運動之意義，當然以製造天主教徒爲唯一目的，據戰前調查，德國共有天主教徒二千三百八十二萬人，約占德國人口全體三分之一有餘，(其時德國人口共計六千五百萬人。)彼輩團結之力甚爲堅實，在政治方面，則有中央黨，爲其活動機關，對其德國政治，常有舉足輕重之勢，兩年前更由該黨組織青年學生團體一種，名曰新德國， Neudeutschland 以爲將來保持天主教義發揚中央黨勢之備，天主教青年對於宗教一事，常與左黨立於反對地位，譬如德國憲法中曾謂國家權力係由國民賦與云云，本爲左黨得意之筆，而天主教青年則以爲此種規定，有違天主教義，據天主教義，凡一切最

高權力，其原始皆由上帝賦與，若照現在憲法所定，係由國民賦與，則其結果國民勢將隨時更改國體，發生革命云云，因而對於現行憲法，大施攻擊，又如戰後左黨執政，大削教會勢力，從前德國國民學校以宗教為主要科目，限制極嚴，戰後左黨主張宗教與教育分離，宗教一科遂不如前此重要，而天主教青年則以為宗教與教育須謀一致，仍宜恢復從前宗教在學校中之固有勢力。即此兩例，已可想見天主教青年對於左黨措施之如何不滿矣。

(二)基督教青年運動，此派青年團體，亦有兩種：一為基督教青年協會 Christlichen Vereine junger Männer，其機關雜誌為自由青年 Freie Jugend，一為德意志青年協會 Der Bund deutscher Jugendvereine 其機關雜誌共有二種：(一)忠實 Die Treue (二)德意志青年協會之報告 Mitteilungen aus dem Bund deutscher Jugendvereine 就德國基督教徒數目而論，約有四千萬人，本較天主教徒為多，然因其團結之力，遠不如天主教徒之堅，故其青年運動亦遠不如天主教青年運動之盛，惟有一事較之天主教青年運動略有進步者，即基督教青年運動，漸已由青年培養而趨於青年運動(狹義的)是也。此派運動首領 Emil Engelhardt 牧師，曾於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Magdeburg 之會，提出一種建議，由全會通過，認為此後該會之原則。其大意略謂：吾人希望青年於自負責任之覺悟中，以獨立創造其自己生活及民族生活，換言之，吾人宜努力由青年培養漸進而為青年運動(狹義的)云云，此則為天主教青年運動中所不多見者矣。

(三)猶太教青年運動，德國猶太教徒約有六十二萬人，僅占德國人口全數百分之一，然其團結之堅，更逾天主教徒而上之，從前猶太教徒之在德國，為眾所不齒，甚至於白晝不敢公然步行正街之上，惟百年以來，彼輩苦心孤詣，慘淡經營，於不知不覺間，遂將德國經濟大權漸漸移入手中，大

之如銀行事業，小之如百貨商店，猶太教徒皆占極大勢力，其在政治界中，如那提老（去年被刺之外交總長）西門等，（前任外交總長）皆為一時名望。其在學術界中，如馬克斯安斯坦，又為百世師資，其民族復興之象，實已蓬蓬勃勃，如日東昇，吾人若將現在猶太民族與現在中華民族一較，則猶太民族可謂有人而無國，而中華民族則可謂有國而無人，有人而無國，則雖在歐洲強族壓迫之下，亦可以翻身；有國而無人，則雖處亞洲土地肥沃之區，亦不能立足。故凡有志改造中國者，不必先問國之強與不強，但先問人之弱與不弱矣。猶太教徒既在德國占有最大勢力，因而大為一般德人所排斥嫉妬，在大學校中則有反猶太人會之組織，而同時表同情於猶太人者，則又有反反對猶太人會之號召，在猶太教徒自身，亦組有德國猶太青年協會，Verband der jüdischen Jugendvereine Deutschlands 以為對抗之計，該會現有會員二萬人，與右黨青年運動，（如德意志國性青年同盟即排斥猶太人最力）及其他各種宗教青年運動對抗亦可謂獨立不撓者矣。

八、自由青年之青年運動（上）

自由德意志青年者，德國一部分愛自由富思想之青年，所從事之青年運動也。既不同於右派青年之國家主義運動，亦不同於左派青年之無產階級運動，乃一超然於政治意義之外，而追求獨立自由人生之青年運動也。此種青年運動，在德國各派青年運動中，所占勢力甚巨，茲請先述其進化程序如左。

（一）運動之源。自由德意志青年運動之胎兒，可以分為三種，（一）遊鳥，Wandervogel 成立於一八九六年，其地點在柏林 Steglitz。（二）遊會，Wanderverein 成立於一九〇五年，其地點在漢堡。（三）大學團，Akademische Freischar 成立於一九〇六年，其地點在荷廷根。此三種運動，皆以改造青年生活為其旗幟，攻擊當時青年之各種遺傳惡習。不遺餘

力，蓋欲從舊人生而另組新人生者也。

(二)運動之成立。一九一三年十月十一日一般思想相近之青年團體，大會於 Kassel 地方之 Hohen Meissner，計參與之青年男女共有兩千餘人，來會之青年團體，共有一十三種，(如青年遊鳥 Der Jungwandervogel，大學生素食團 der Bund abstinenten Studenten 『前隊』，der Vortrupp 自由學校村，der Bund freier Schulgemeinden 以及其他青年生活改造團體之類) 與同時來比錫 Leipzig 地方所舉行之國民戰爭百年紀念，遙遙相對。故當時德人多稱之為反對比錫戰爭紀念之示威運動。開會之後，各團領袖，共議決規約一條曰，自由德意志青年，欲自決其行，自負其責，用內部真實，以構造其生活，至於內部自由，則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皆一致擁護。為謀彼此互相了解起見，得舉行自由德意志青年大會，所有自由德意志青年之一切組織，皆禁止烟酒云云。於是自由德意志青年之運動，遂從此宣告成立，惟此時所謂自由德意志青年者，係運動之名稱，而非團體之名稱，至於來會之各種青年團體，亦不過加盟於此種運動而已。

(三)運動之分裂。自由德意志青年運動之分裂，可以分為遠因近因兩種，該運動之中原分左右兩派，右派偏重感情作用，Kund Ahlborn 為其領袖，主張無條件的青年自決，對於一切含有政治的經濟的宗教的學校政策的作用之團體，皆宜敬而遠之。左派則偏重理智作用，Gustav Wyroken 為其領袖，主張創造一種青年文化，Jugendkultur 曾於一九〇六年在 Wickersdorf 辦有自由學校村 Freie Schulgemeinde 一所，並刊行發端 Der Anfang 雜誌一種，為其實驗鼓吹之用，兩派趨向既不相同，爭端自所難免，當自由德意志青年運動宣告成立之時，久已為一般守舊黨人所注目，迨至一九一四年正月，巴燕地方出有新書一種，極力批評攻擊所謂青年文化。巴燕中央黨議員 Seblittenbaner 乃根據此書，於議會中提出質問，

直謂自由德意志青年運動爲縱情肆慾，宜付有司嚴禁云云。巴燕教育總長 V. Knilling 亦頌首肯其言，當此之時，自由德意志青年運動之運命，蓋已岌岌危於累卵矣。自由德意志青年爲抵禦外敵計，乃於一九一四年二月九日，在巴燕門興開一大會，Heidelberg 大學教授 Alfred Weber 亦出席於此，力爲自由德意志青年辯護，同時該運動右派首領 Ahlborn，亦用委員會之名義，發表宣言一篇，略謂自由德意志青年運動之理想，並非如 Wyneken 一派所主張，而且 Wyneken 所主撰之發端，亦非自由德意志青年之機關雜誌云云。蓋外間既以攻擊 Wyneken 一派之青年文化爲名，故 Ahlborn 特發表此項宣言，所以減少攻擊也，然在 Wyneken 一派，則以此種宣言，有違當初成立規約中所謂至於內部自由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皆一致擁護之語，即大學教授 Weber 亦謂此種宣言，善於外交詞令，十分聰明，但是不勇敢不青年。因此之故，Wyneken 一派與 Ahlborn 一派，益不相能，此分裂之遠因也。至一九一四年三月七日 Marburg 之會，Ahlborn 復提出組織問題，凡屬於自由德意志青年運動之青年，應進而組織一種固定團體，至於參加此種自由德意志青年團體之各種青年會社，必須該項會社係由青年自組，且具有完全自決之權者云云。Wyneken 當時以自由學校村代表資格列席，大感不利，對於此種提議，力加反對，謂此種狹義的固定的組織，有碍該運動自由精神之發展，然 Wyneken 一派，人數不多，反對無效，隨即退出，一時從其後者如前隊如德意志國民教育團亦無不紛紛宣告脫離關係焉。此分裂之近因也，Wyneken 一派預計於是年八月開會時，舉行一種示威運動，以推翻此項組織，仍回到當初成立時之本相，惟其時適值歐戰驟起，大部分自由德意志青年皆被政府徵集，驅之於疆場之上，示威之權，因而擱淺。

(四)運動之復合。一九一七年八月四日，西部德意志青年大會，在

Loreley 舉行，約有八百位自由德意志青年參與，而其中屬於自由德意志青年團體者僅有一百人，Wyneken 是時忽然發現其間，大施運動，乃由與會諸人共議決一條，曰今後自由德意志青年，仍為一種大運動之名稱，一如當時 Hohen Meissner 成立情形，而非一種青年團體名稱云。於是久已變相之自由德意志青年運動，又復官還原職矣。一九一七年十月三日各首領在 Solling 會議，Wyneken 與 Alborn 之間，亦復言歸於好，共組一立法會議，草成憲法一種，仍採 Hohen Meissner 當初結合本意，於次年三月二十九日在 Nurburg 開會通過，一時重行加入自由德意志青年運動者，又復陸續不絕，因而自由德意志青年運動之在德國，遂成為一種極有勢力之青年運動矣。

九、自由青年之青年運動(中)

自由德意志青年運動，自一九一七年八月四日恢復本來面目以還，範圍日益擴大，如昔時從事游鳥運動，尋路運動，或節慾運動之青年，無不紛紛加入其中，尤以游鳥運動為最，故現在自由德意志青年之分子，亦以游鳥運動為其中心。在德國普通人方面，對於自由德意志青年之運動，有時尚不深悉，而對於游鳥 Wandervogel 一字，則婦孺無不知之。蓋游鳥運動之在德國，已有二十餘年歷史，且其行動，又極惹人注意，因而一般德人對之，皆有一種深刻不磨之印象也。

何謂游鳥運動，WanderVogelbewegung 游鳥運動者反抗十九世紀以來物質文明及城市文明之青年運動也。成立於一八九六年，其發起人為 Karl Fischer，最初只限於柏林之 Stoglitz 一隅，現在則蔓延全國，凡有德意志青年足跡之地，幾無不有游鳥運動緊隨其後，吾人從此亦可以想見其發達之程度矣。

德國自十九世紀工業勃興以來，物質文明，蒸蒸日上，一般青年因感

色貨利之引誘，遂不免流於奢侈，習於輕佻，所有從前日耳曼民族儉樸厚重之精神，皆將為物質文明一捲而去，故有人謂文明 *Zivilisation* 者文化 *Kultur* 之敵也，實非無因之談也。今請舉德國男女裝束為例，德國男子時裝，多趨向英美式，女子時裝則崇尚巴黎風，報章雜誌，常有專刊介紹，其花樣形式，幾乎日日翻新，令人有應接不暇之勢，吾國昔時所謂三寸金蓮，久為世所非笑，其實現在德國女子之時髦皮鞋，其後底之高，口面之狹，足尖履地，瘦不盈握，其違乎自然，不合衛生，正與吾國之金蓮三寸相同。又如女子衣服，其兩袖之短，實不必捉襟，早已見肘，其領口之大，又不必解胸，早已露乳，雖值此隆冬天氣，亦復只着絲襪一雙，其薄如紙，而同時則於厚呢外套之外，更繞以獸皮。故就德國女子裝束而論，實可謂一身而兼備春夏秋冬者也。至於德國男子之好修飾，亦復不亞於女子，本來西洋男服，短小精悍，是其所長，嚴裝緊束，是其所短，更加以德國男子之矜持，雖在炎暑之時，亦未嘗一去領帶，（此就中等社會以上之人而言，至於工人則為例外。）全身披掛，終日如見大賓，余常謂中國人凡事過於隨便，而德國人則又過於不隨便，即衣履瑣事，亦無不然也。游鳥運動即欲於此舉世尚奢專重外表之際，而以簡單樸實矯其風氣，凡屬游鳥運動之女子，皆着樸素無華之布衣一襲，所着之靴，寬大平穩，一如男子，其過激者，更往往赤足着履，不穿襪子，男子則只穿綠色襯衣一件，開胸露頸，不飾領帶，長襪短褲，一如旅行，其過激者，更往往髮長被頸，頗似狂人，彼輩每白結隊成羣，往來道上，一般行人，無不矚目，受其化者，頗不乏人，此亦歐洲十九世紀物質發達之一種反響也。

游鳥運動之第一種精神，為反抗物質文明，既如上述。其第二種精神，則為反抗城市文明，德國工業發達，人力集中，鄉居之民，羣趨都市，即以柏林漢堡兩城人口而論，據一九一九年調查，柏林共有三百八十萬人，

漢堡共有一百四十五萬人，其人口之雜居密集，可以推想而知，城市文明之弊，一方面則人烟稠密，易生疾病，他方面則良莠不齊，罪惡叢生。游鳥運動有鑒於此，主張一般青年，相率逃於自然，以恢復其健康，高尚其思想。故每逢星期休假，輒於星期六晚，互携樂器，各帶食糧，偕往附近山林，男女枕藉而臥，隔夜始行歸來，吾人每於星期日深宵睡夢之時，輒聞窗外樂調悠揚，歌聲宛轉，此無他，游鳥運動青年新自森林歸來也。此種運動之所以名為游鳥，即取其往來林中，有如飛鳥，無罣無礙，順乎自然之意，此又為歐洲十九世紀都市集中之反響也。

游鳥運動除反抗物質文明及城市文明為其主要目的外，並極注重青年教育，吾人每過大街隙地之上，輒見一羣兒童，携手圍聚，游戲唱歌，爛熯天真，一團生氣，中有青年男女數人為之指導，其人非他，即游鳥運動中之青年也。故游鳥運動從此方觀察，又可謂為露天學校，更可謂為社會教育，所以德國有一部分家庭，往往將其子女送入游鳥運動，以資練習，此亦游鳥運動發達之一種原因也。

此種運動之目的，既在逃出物質，返乎自然，因與吾國之老子思想頗為接近，於是該派中人對於老子學說極為推崇，與國際青年同盟之信仰孔子不相上下，自由德意志青年右派領袖 Ahlbera 者，即偏於游鳥運動之精神者也，彼曾作文一篇，名曰莊子解說中之道教，文中極恭維老子，並謂老子堪作彼輩唯一無二之大師云云。即此一例，已可概見其信道之如何虔篤矣。

十、自由青年之青年運動(下)

前文曾謂自由德意志青年係一種運動之總稱，而非一個團體之私名，故凡與此宗旨相同思想接近之青年運動，吾人皆可納之於自由德意志青年旗幟之下，初不必問其是否曾經正式加盟於自由德意志青年之運動也。

德意志青年運動

自由德意志青年運動之中心人物，以游鳥運動青年爲最多，已如前文所述，此外如尋路運動及節慾運動，或其宗旨素與自由德意志青年運動相近，或其分子業已直接參加自由德意志青年運動，要皆在德國青年運動中占有極大勢力，茲請補述如下：

尋路運動 Pfadfinderbewegung，原爲一種世界的青年運動，(英文名爲 The Boy Scouts association 譯義與德文微有不同，吾國方面，亦有此種組織，惟係由基督教青年會倡辦。)本非德國之特產，惟德國同時尙有其他各種青年運動參雜其間，彼此互相影響，因而此項運動之內容，亦遂與他國間有出入，此則不可不知者也。德國尋路運動團體，共有兩種：(一)德國尋路團 Deutscher Pfadfinderbund；(二)德國新尋路團 Bund deutscher Neupfadfinder。若就德國尋路運動之內容而論，即可謂與時俱進，代有不同，在一九零九年之時，德國尋路團之信條，尙有忠於皇帝之語，至一九一八年之時，則改爲立於共和旗幟之下，卽此一例，已可概見。惟其根本主張，則尙未完全動搖，據該團一九一八年宣言云：吾人所希望者何事。第一，補助青年教育於學校家庭以外；第二，使青年之力於休暇時候，亦不至於無用或浪費；第三，使青年返乎自然，並於不知不覺間，以指導一切事物之變遷進化云云。至於該團所用之方法，其一，則爲聚集一般青年，使之自爲訓育 Selbsterziehung 以增長其智識；其二，則爲引導青年旅行遊戲，於深林大野之中，以訓練其身體；其三，則爲禁戒一切烟酒，以培養其德行；其四，則爲教以各種社會服務之方法，以救助其同胞。(據該團中人云，該團男團員則租地一方，其所耕穫，悉以濟貧，女團員則職司縫紉，所得之資，亦盡以助人。)此外更有信條十種：(一)名譽爲其最高價值；(二)忠愛祖國；(三)救助人類(每日至少必爲人類做一善事。)(四)友愛忠實；(五)禮讓知感；(六)愛護動物；(七)服從遵守；(八)愉悅知足；(九)勤工儉

用；(十)言行純潔。觀此則知該團所謂遊於自然青年自育等等，實與遊鳥運動之宗旨相近，其不同者，不過遊鳥運動之舉止，較為奇特激烈而已。至一九一九年八月，更有一部分尋路團員，另組德國新尋路團，其所以號召於衆者，一則曰，吾人欲用純潔清白及內部真實，以構造吾人生活；再則曰，吾人志欲改造吾人之內外生活，並相信未來之德國文化，可以組織新人新國云云，則更與少年德意志青年之思想若合符節矣。因此之故，遊鳥運動及尋路運動，在德國青年運動中，皆占重要位置，而且德國一部分家庭，有時頗嫌遊鳥運動舉止過激，更往往將其子女送入尋路運動，故尋路運動之在德國，遂有與日俱進之勢也。

節慾運動 *Abstinenzbewegung*，運動之發生，完全為反抗德國大學生之遺傳惡習，德國大學教育之目的，全係重學，與英國大學教育之重品者根本不同，故德國大學生之厭弛，當推為世界第一。德國大學校中有種種集會，其宗旨專在吸烟飲酒，凡屬會員，皆帶一種特別小帽，五顏六色，奇形怪相。故吾人一入德國大學，有如身在劇院。此類團體，常在酒館之中，租定客廳一間，為其團員大吸豪飲之所。除吸烟飲酒外，又復好色尚氣，均臻極點。據前年佛蘭克府花柳病展覽會調查，大學生染此疾者，為數極為不少。又德國大學生之尚氣好鬥，已成風俗，一言不合，即相約比劍，往往致疾喪身，亦在所不惜。故凡臉上帶有刀疤子傷痕者，其人即無異曾得武勇之頭銜。所謂節慾運動者，即為反抗此種行為而發生，專以戒吸烟酒為號召，（亦間有主張不食肉者。）其娛樂方法，則為組織辯論會美術會以及其他遊藝旅行之類，凡大學生之自好者，無不紛紛參加此種運動，有時且更進一步，以討論新人生之組織，此則與自由德意志青年運動之宗旨，完全相同。因此之故，此種節慾運動之大學生團體，直接參加自由德意志青年運動者，極為不少。吾常叩問德國大學生曰，自由德意

德意志青年運動

志青年，在大學中之勢力如何？彼即答曰，凡反對帶紅帽子綠帽子者，皆為自由德意志青年。此其言雖不免過誇，然從此亦可以想見自由德意志青年運動在大學中之勢力矣。吾此文所述之五種德國青年運動，雖其中間有一二違背時代思想之處，（如國家主義運動各種宗教運動之類。）然其組織大抵皆極為嚴密有序，足供吾人參考，其尤令人神往者，更推自由德意志青年運動，超乎一切政治宗教潮流之外，專以追求人生真義為歸宿，此則為吾國有志青年之所極應提倡者也。

王君此文，曾分載於五月二十四至七月六日的申報，間斷登載，不便檢閱，特轉錄本刊。

編者附白

中華書局出版

教 育 用 書

孟祿中國教育討論

胡適 陳費泉 陶知行編 一册八角

此書經胡陳陶三位先生悉心編訂，更有梁任公范靜生兩先生對博士此次調查之感想，為研究中國教育極良好之參考書。

中學訓練問題

陳啟天編 一册一角半

本書根據著者多年從事中等教育的經驗與研究，發為極切實之言論，企圖解決現在最難解決的中學訓練問題。

英語教學法

張七一著 一册一角半

是書係張士一先生在南高教育研究會之演講錄，本其多年之經驗，創為教授之新法。

教育文存

陸費德著 一册六角

是書分五篇，關於學制，教育宗旨，教授，管理，修養，國語，女子教育等等，靡不暢述，全書都十二萬言。

教育叢稿

李廷倫著 二册一元二角

著者將十餘年教育之經驗，彙集成篇，凡於小學校長之種種任務，以及貧民教育負販團訓育談等，均條分縷析，任學務者，備此一書，可資借鑒。

學潮研究

顧偉編 一册四角

著者感於學潮將遍全國，本其多年經驗，與夫杜威，羅素，孟祿，三先生，對於吾國教育界之演講，採輯研究，著為是編，全書約六七萬言。

蜜爾敦與中國

蜜爾敦與中國

田漢

Milton! thou should'st be living at this hour:
England hath need of thee: She is a fen
of stagnant waters: altar, sword, and pen,
Fireside, the heroic wealth of hall and bower
Have forfeited their ancient English dower
of inward happiness. We are selfish men;
Oh! raise us up, return to us again;
And give us manners, virtue, freedom, power.

蜜爾敦！你應該活在這個時候：
英國正需要你：她就是一所停污積垢的池沼：
無論教會，軍隊，文學，家庭，或貴族社會，
都把英國古來內在的幸福之天惠喪失了。
我們都是自私自利的人；
唉！你再回到我們中間來，把我們救起；
給我們以品性，道德，自由，與勢力。

上面引的這幾句詩是英國詩人威廉·華滋華斯氏 W. Wordsworth 所作的『懷蜜爾敦』 To Milton 之一節。當華滋華斯氏作此詩的時候，英國之擾攘不寧卑污苟賤殆不下於今日之中國：外則拿破崙之金戈鐵馬蹂躪歐洲泰半，英國亦幾有亡國之悲；內則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關係極為險惡，政治界朋黨之爭尤為激烈，清高偉大的政治家彼得 William Pitt 的改

革案不見助於腐敗之議員。一八〇二年與拿破崙結屈辱之和約於阿明斯 Amiens 而舉國人心墮落如故。雖以愛好自然美奉事詩神(Muse)的華氏看了祖國這種停污積垢的情形，自私自利的社會有不扼腕痛嘆的嗎？所以他振其詩筆作 Sonnets 數篇，痛述倫敦之腐敗，而欲喚起他們詩界的先賢蜜爾敦的在天之靈挽狂瀾於既倒。叫他再回到他們中間。把他們教起，給他們以品性，道德，自由與勢力，說他應該活在這個時代。

疾風靡物而思勁草，中原板蕩而思忠臣，華氏以英國腐敗而思蜜爾敦，人之情也。今請得略叙蜜爾敦氏之生平，及其與時代之關係。意者其藥石英國之大精神，或亦能藥石今日之中國。

蜜爾敦以距今三百一十五年前(即一六〇八年)生於英國之倫敦，與其父同名約翰 John。其父為一忠誠熱烈之民權黨，且為一度敬真摯之清教徒，潛默之間，所與蜜爾敦之影響甚大。蜜氏幼受家庭教師之訓育，稍長修學於聖保羅學校 St Paul's School。希臘拉丁之古學外復攻法意希伯來諸語。既而入劍橋大學。千六百三十二年卒業於劍橋。時年二十五歲。一時同級諸友咸趨宦途，或就生業，蜜爾敦獨歸鶴屯 Horton 鄉居，專事詩人的修養，如是者五年有餘。其間所成詩歌，劇曲如：『愉快的人，』Il' Allegro『沈思的人。』Il penseroso (以上抒情詩)『可墨斯』Comus (假裝劇)等與其大學在學中所作『耶穌降誕歌』Ode to the Christ's Nativity 等并稱佳作。中如『愉快的人，』以快樂主義觀察人生，鼓吹社會生活之美；『沈思的人』以悲觀主義觀察人生，而吐露專營內部生活者之感情；二者皆極優雅之能事，且足以窺蜜爾敦思想感情之兩面。然蜜氏初不自足，奮然以作一國民的大敘事詩為其理思的大事業。屢欲遂其遠遊意大利之志，以豐富其修養。會母病故，老父寄居次子 Christopher 所。蜜氏因以一千六百三十八年(三十歲)首途作文藝的天府之遊。

由法入意，駐吟鞭於羅馬，探其典章文物，交其學士文人，二月後訪佛羅連斯，列普勒諾市。方欲遍遊西西里，希臘，忽聞祖國國王與議院之軋轢日劇，國勢日非，蜜氏激於愛國之情，不忍快一時之壯遊，忘其故土，遂於翌年倉皇歸國。

蜜爾敦歸國的時候，英國全土幾淪於內爭之漩渦。自一六〇四年詹姆士一世 James I 在哈門頓宮 Hamton Court 開宗教討論會宣言凡不屬監督派——卽戴國王爲監督之教派——者無論新舊教徒皆所排斥以來，監督派教徒 Episcoparians 與清教徒 Puritans 之間，遂如水火之不相容，監督派教徒假王權以壓迫清教徒的宗旨上之自由，清教徒亦竭力與之抵抗。詹姆士以宗教論遭國民之反感，復持『王權神授說』 Divine Right of the king 與國會衝突；其於外交則持一妄想的平和論。而卒以西班牙不允以王女嫁其子查爾斯 Charles 致與之開仗。詹姆士死後，其子繼位，是爲查爾斯第一。Charles 雖有智能而度量狹小，對外則繼其父詹姆士遺志征伐西班牙，後復一敗於法軍再敗於蘇格蘭軍，軍費不足則主張主權神聖，橫征暴斂與國會衝突，一如其父，對於宗教之態度亦然，仇視清教徒，非奉國政者殆無自由可言。蜜爾敦歸後首著『英國之宗教改革』 Reformation in England 諸論文，痛陳監督制度之非是，倡其所謂三大自由論：曰信教自由；曰家庭自由；曰自主之權；家庭自由之中更含婚姻自由，教育自由，言論自由，以爲吾人欲保其社會一員的幸福，此三大自由實要素中之要素。其後十數年間蜜氏之筆除少數 Sonnet 體詩歌外，殆專爲政治上宗教上之自由與正義而奮鬥。一時致放棄其作國民的大敘事詩之理想。這是因爲他的創造熱不敵其憂時之念啊！

一千六百四十二年查爾斯第一利用國會中監督派與清教徒之軋轢，與前者相謀，欲捕反黨首領五人於議院，不果，遂釀成倫敦市民之反亂。

同年八月查爾斯逃之約克 York。旋舉兵於羅廷間 Rottingham。國會亦整軍相抗。全國人民咸與『騎士黨』Cavaliers (王黨) 或趨『圓頭黨』Roundheads (國會黨) 端山 Edgehill 之役, 王黨連勝。國會議員克郎威爾 Oliver Cromwell 大憤, 自募清教徒組織『克郎威爾鐵騎隊』Cromwell's Iron sides。一六四四年一戰而破王軍於 Marston Moor, 再戰而破之於 Newsbury。克氏又在國會演說改革軍制之必要。國會從之。一六四五年六月十四日呂斯魯 Naseby 之戰大破王軍。翌年二月查爾斯遂降響應國會之蘇格蘭軍, 蘇軍捕王送之英國國會。呂斯魯戰後國會分而為二: 一普雷斯比迭兒黨 Presbyterians 主張以普雷斯比迭兒教為國教, 迎王復位, 定政體為立憲王政。此派占國會議員中三分之二之大多數。一為獨立黨 Independents 以清教徒為中心, 主張不定國教, 不立國王, 信仰自由, 政體定為民主共和。雖議員數不滿百, 而有克郎威爾為之後援, 勢力殊不可侮。查爾斯之降, 蓋窺知國會有分裂之機。蘇軍既得償金交王於國會, 國會中普雷斯比迭兒黨, 將擁王以遂其所欲。王亦以設立普雷斯比迭兒教會為條件以相結託。克郎威爾等聞之大怒。遂以一六四八年率師進攻倫敦, 使普乃德大佐襲衆議院逐其反對黨議員百餘人, 封鎖貴族院。以本黨議員五十人所成之國會, 組織臨時高等法院 High Court of Justice 召喚查爾斯一世數以謀叛之罪, 宣布其死刑, 一六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遂誅查爾斯於王宮之前。宣布共和政治。

未幾。非難共和政府之聲四起。國中擾擾, 有如鼎沸。當此之時, 克郎威爾乃舉蜜爾敦為其秘書官。蓋當時外交文書有用拉丁文之規定, 蜜爾敦趨稱其職。由是傾其全力, 以輔助克郎威爾之共和政治, 使英國國威, 揚於海外。

時不惟於共和政府對於國王之處置者攻擊政府愈烈。遂有『王之肖

像】Eikon Basiliske 一書出，極稱帝王之神聖。蜜爾敦乃著『偶像破壞者』Eiconoclastes 闢之。痛論查爾斯違憲之罪，及國會處置之當。以是與當時學者多所論難。其答沙爾美沙斯氏之長篇論文 De censio Pro Populo Anglicans 不獨使論敵爲之奪氣，爲之喪膽，作者自身亦以此失明，咳！看他是何等忠於主張，忠於民治啊！

先前蜜爾敦本有目疾，後年執掌公務，視力益衰，至一六五二年遂全爲失明之人。然詩人強大之戰鬥力，初不稍衰，仍屬稿爲『英國史，』爲『拉丁辭典，』爲其他之政論。中以『建設自由之共和政治之簡易方法。』Ready and easy way to Establish a Free Commonwealth。最爲有名。一六五八年來於公務之餘且着手其畢生大作『失樂園』Paradise lost。當時蜜爾敦之榮名，已震耀一世，大陸諸國視思想家之蜜爾敦，與實行家之克郎威爾，爲英國人之兩代表。

不幸克郎威爾以國政之多艱，操作之過度，憂勞成疾，卒以一六五八年九月三日逝去。其子理查克郎威爾 Richard Cromwell 雖繼爲攝政 (Lord Protector) 而乏其父親的剛毅果斷之才，不能久於其位。越八月辭職。於是國會，陸軍，海軍，等各以所欲倡爲異議。舉國紛亂，全陷於無政府的狀態者一年有餘。嘗與克郎威爾共事的孟克將軍 (General George Monk) 決主張君主立憲，衆遂贊成之。一六六〇年自法國迎太子歸卽王位，稱查爾斯第二 Charles II。查爾斯第二者一無能無信之遊蕩子也。太子既立，貴衆兩院，皆復其舊。是爲英國史上之『復辟』Restoration。

克郎威爾之死蜜爾敦如魚失水，舉目全無誰爲可與共籌國事之人？是以心志灰懶不復欲問天下事。及復辟告成，遂離絕俗世，專事詩神，自一六六〇至一六七四十有餘年間，在其他的詩人早達衰老隱退之年，

時代對於他們不能有所期待，況於一盲目失意之老者；然蜜爾敦的詩人生活至是方如日中天。其名篇巨作如『失樂園』Paradise Lost 如『復樂園』Paradise Regained 如『角力者撒姆森』Samson Agonistes 都成於這個時代。而『失樂園』一篇。尤使詩人之名永劫不朽。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千六百七十四年之十一月蜜氏以風濕之疾，終其六十六年超人的努力之生涯。蜜氏死去前，英國方戴一『愉快之國王』Merry monarch 行其醜浪笑傲之政治。大權旁落於國會者，十有八年，有『騎士國會』Cavalier Parliament 之稱。議員大多數定英國教會 Anglican Church 即聖督教派為國教。一六六一年即蜜氏死去前三年，議決『一致條例』Corporation Act，宣布凡服官或任名譽職者皆當行國教之儀式。翌年發布『劃一條例』Act of Uniformity 凡不信國教者，僧侶吏員，概行革職。蜜氏死去前一年更制定『宗教檢定法』Test Act 凡不奉國教者禁其就各種公職。如是當時新起的浸禮會教友會等與清教徒及普雷斯比迭兒教徒相合總稱『不贊同派』Dissenters。以受國教派激烈之排斥與迫害，多殖民海外。彼乘五月花而遠航新世界之一百零一人，就是這些不敢苟同而愛自由如生命者之一部。

法國文藝批評家退廬 Taine 氏評蜜爾敦晚年之生活曰：『蜜爾敦毅然終其清純之一生。他之倔強執拗，殆非任何經驗所能教戒，任何不幸所能挫折。他無論何事皆能忍而不悔。即其喪明，實明知有此一日而不暇顧惜使然。他的晚年殆以一身為不幸之巢。他親見共和政府之葬儀，與其學說之摧敗名譽之污辱。他的周圍狂奔着惡自由喜束縛的無智的暴民。全英之人不惜投身於無能無信之遊蕩子的足下，行可恥的敬禮。清教徒的有榮譽的嚮導者陸續問罪，或上斷頭台，或受難堪之凌辱；甚或發先此病故者之塚，辱之於死後；或放浪外邦屢遭王黨之迫害。勢既如

蜜爾敦與中國

此，遂有爲金錢而墮其節操者；爲爵位而賣其主義者；爲王黨之走狗而恬不知恥，虐待其舊友而無所顧惜者。要之英國最虔敬而嚴格之市民多成圈圍中人，否則亦於零落屈辱之中，斷送其悲慘之生命。獨邪惡橫行於青天白日之下，誇其得勢。蜜爾敦處此飄風暴雨之中，無獨安之理，其所著書，燒於獄丁者有之，蜜氏自身亦去死一間。他的不幸不僅政治上如此，家庭及其他之小不幸又復先後蟻集。初則家產爲政府所沒收，次則關係之銀行解體；又次則以倫敦大火喪其餘產四分之三；加上他的女兒們對他又毫無善意。家庭之樂殆無可言；顧剛毅的蜜爾敦則雖處此大不幸之中而始終凜然不動，泰然自若……。」

蜜爾敦處成功則如彼，處失敗則如此，丟開他的『失樂園』等崇高偉大，千古不朽的詩篇不管，他這種崇高偉大的精神，不大足以藥今日中國之人心。而拯我們出諸停污積垢的池沼嗎？

的版出年二十國民 局書華中

初級小學用書							
算術		公民		常識		國語	
教授書	課本	教授書	課本	教授書	課本	教授書	讀本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二角	一角	一角	六分	三角	一角	三角	前四角 後三角
已出六冊	出全	已出四冊	已出五冊	已出二冊	已出二冊	已出六冊	已出七冊

高級小學用書												
英語	理科		地理		歷史		公民		算術		國語	
讀本	教授書	課本	教授書	課本	教授書	課本	教授書	課本	教授書	課本	教授書	讀本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六	四	四	四	四
一角半	四角	八分	四角	八分	四角	八分	三角	六分	三角	一角	四角	一角二
已出二冊	已出二冊	出全	已出二冊	出全	已出三冊	出全	已出二冊	已出三冊	已出二冊	出全	已出二冊	已出二冊

新學制小學校適用
新小學教科書

另有樣本函索即寄
一律七折
外埠另加郵匯等費

後列各書預備
充足備
秋季開
學用

羅 蜜 歐 與 朱 麗 葉

羅蜜歐與朱麗葉

—Romeo and Juliet—

莎翁傑作集第二種

田 漢 譯 (續)

第五幕

第一場——曼都亞。街上。

羅蜜歐登場。

羅 若是睡眠中的錦上添花的事實可信，那麼昨晚的夢便是有什麼喜信快要到來的預兆：我的心君泰然坐在他的寶座裏面；我今天一天被一種異樣的精神用極高的興致把我從地上舉起。我夢見我的小姐來到此地看見我死了——很奇怪的夢啊，叫死了的人還能夠思想！——她便千萬遍地吻着我的唇兒把生命吹進去，及至我一復活，早做了皇帝了。嗚！愛情這個東西，真是怎樣甜美啊，你看這不過愛情的影子，尙且有這樣豐富的歡喜！

他的僕人，巴爾塞扎，穿着馬靴，登場。

有信來了！——怎麼樣呀，巴爾塞扎！你沒替我把長老的信帶來嗎？我的小姐怎麼樣了？我的父親好嗎？我還問你一聲？我的朱麗葉好嗎？因為祇要她好。世間便沒有壞事了。

巴 那麼她是很好的，世間也沒有壞事：她的玉體正睡在嘉普列特家的祖墓裏，她那不朽的香魂正和天使們一塊兒住着。我看見她低低地放好，在她的祖墓裏之後，立即僱了一匹驛馬趕來告訴您。請您恕我傳來了

這些不好的消息，因為您命令我傳，我不得不傳。

羅 天下居然有這樣的事？那喉，運星啊，我再也不信你們了！〔對巴爾塞扎〕
你知道我住的地方的：去替我拿墨水和紙來，並且去僱兩匹驛馬；我今晚就要起程。

巴 少爺，我勸你耐着性兒，你的面色蒼白而且狂亂，恐怕你做出什麼危險的事來。

羅 嗤！這是你想錯了：不要管我，你祇管去做我所命令你做的事。長老沒有託你帶什麼信來嗎？

巴 回少爺的話，沒有。

羅 不要緊：你快些去，並且去僱兩匹驛馬來，我立時就要同你回威挪那去。

〔巴爾塞扎退場。〕

好呀，朱麗葉，我今晚要同你睡了。我看取什麼手段最好：你這惡念怎樣迅速地闖入絕望者的心房來了！我記得有一家藥店，——而且他就住在這近邊，——我早幾天還看見他穿着破爛的衣服，低着頭，在那里揀選藥草；他的樣子憔悴不堪，酷烈的貧窮把他折磨得祇剩幾根骨頭了；他那小小的店子裏掛着一隻烏龜，一隻剝製了的鱷魚，和其他怪模怪樣的魚皮；他的架上略排了幾隻空箱子，青泥瓶子，膀胱和上了徽的種子，又把剩下來的包藥物的繩子和焙乾了的薔薇花片，稀稀疏疏地撒着以裝飾他的店子。我看了這種窮樣子，對我自己說道：『照曼都亞的法律，販賣毒藥的立處死刑，但是若有誰要買毒藥，總買給他的，就祇有這個卑鄙的破落戶了。』咳，不想這種感想却預言了我今日的需要；也祇有這個窮鬼肯把毒藥買給我。我記得他住的就是這所房子。今天是禮拜日，這花子的門關掉了。喂！藥舖裏的老板！

藥店主人登場。

藥店主人 誰這樣高聲的喊我呀？

羅 老頭兒，你到這兒來。我看你是很窮的：這裏有四十個德卡，你收下罷：你賣一二兩毒藥給我，要那種喫下去立刻散佈到通身的脈管裏可使厭倦人生的服用者達他的目的的，并且要把氣息從人的身體裏放射出去像點了火的爆烈火藥從那嚇死人的大破孔裏衝出去那樣激烈的東西。

藥店主人 這種毒藥小店有是有的；但曼都亞的法律，凡有賣這種藥的都要處死刑。

羅 像你這樣一貧如洗困苦萬狀的人，還怕死嗎？飢饉住在你的臉上，窮困和壓迫餓在你的眼睛裏面。侮辱與卑屈掛在你的背上；這個世界和這個世界的法律都不是你的朋友；這個世界沒有供給一種使你富裕的法律；那麼你也不必自甘貧苦，還是打破法律，收了這個罷。

藥店主人 這是我的貧困應允了，我的良心是不肯的。

羅 我這錢也是給你的貧困的，不是給你的良心的。

藥店主人 把這藥任放在什麼你喜歡的飲料中間，把牠喝乾；那麼，那怕你有二十個人的力氣，牠也會立刻把你送上西天去。

羅 這是我給你的黃金，這東西是對於人心更壞的毒藥，牠在這五濁世界殺死的人比你所不願賣給我的這一點點兒混合物還要多。我賣了毒藥給你了；你什麼也沒有賣給我。少陪了：你去買些東西吃吃，把身子養肥胖一點。來，你不是毒藥，你這興奮劑啊，同我到朱麗葉的墓室中去；因為我非到那里去用你不可呢。

[退場。]

※

※

※

第二場——羅邁斯長老的菴子。

托鉢僧人約翰登場。

約 佛蘭西斯派的聖僧！師兄！

羅邁斯長老登場。

羅 這一定是約翰師弟的聲音。你從曼都亞回來了嗎，歡迎得很：羅蜜歐怎麼說的？若是他把心事寫下來了，那麼快給信我看吧。

約 我去找一個同門的赤足僧人打伴。他在本城一家人家看病，我在那病人家裏尋到了他，本市的檢疫官吏疑我們倆都是這傳染病猖獗過的家裏的人，把所有的門都封掉了，不許我們出外；所以我到曼都亞去的行程便在那里停住了。

羅 那麼，誰把我的信送給羅蜜歐的呢？

約 我沒有法子送去，——依然退還給你，——因為他們都怕極了傳染病沒有一個人肯當這個差使。

羅 精極了！憑我的清規說話，這封信並不是尋常書札，却含有極重大的使命，若是誤了事，不知道要生出多麼危險的結果。約翰師弟，快去替我去找一根鐵挺，並且立刻拿到我的菴子裏來。

約 師兄，我去替你拿來。

[退場。]

羅 現在我得一個人到那墓室中去了；這三點鐘以內美麗的朱麗葉便要醒轉來：她聽說我沒有把這件事告訴羅蜜歐不知道怎樣埋怨我呢；但是我還要再寫信到曼都亞去，羅蜜歐未來以前我把她擱且藏在我的菴子裏：可憐的活屍啊，把你關在那死人的墳墓裏面。

[退場。]

※ ※ ※

羅 蜜 歐 與 朱 麗 葉

第三場——墓地；嘉普列特家的墓室。

拔理斯，和他的侍僕拿着花[和一個火把]登場。

拔 把你的火把給我，孩子：好，你站這些；可是你還是把牠打黑的好，因為我不想人家看見。你可仆在那邊那隻水松樹下，把耳朵緊貼着這空洞的地面；因為掘墳的關係，地面也弄的鬆軟起來，凡有向這墓地走來的你沒有不聽見他的脚步聲的：那麼你可對我打一聲呼嘯做聽見有什麼人來了的暗號。把那些花給我。照我說的做去，去。

僕 [俯白] 要我一個人站在這個墓地裏我有些膽怯；可是我來冒一冒險看。

[藏起]

拔 我的鮮花似的愛妻啊，我現在用些花兒來撒在你的新床上，——咳，可嘆！你的錦帳却是一些灰塵和石頭啊；——我每晚必定把些香水來浸潤這些花兒，若是香水盡了，便用哭出來的眼淚：我送給你的奠儀便是這每夜的撒花和哭泣了。僮兒警告我有什麼人來了。

侍僕打呼哨。

這是什麼受咀咒的脚今晚却徬徨到這條路上來，來妨碍我的祭奠和真心的戀愛的儀式呢？什麼，拿着火把！黑夜啊，把我藏起一會兒。

[藏起]

羅蜜歐與巴爾索扎，拿着一個火把，一柄鎗及其他登場。

羅 你把那鎗頭和鐵挺給我。好好收起這封信；到明天早晨可傳給我的父親。把火把我：說當真的話，我告訴你，無論你聽見什麼或是看見什麼，都請你離遠些，不要阻碍我的進行。我何以要降到這死的牀裏，半為要看看我那小姐的臉兒；但主要的目的在從亡妻的纖指上取出那貴重的戒指作緊要的用：因此，你快去罷：若是你不放心，再跑來窺探我將取的行動，那麼對天發誓，我要把你扯成一節一節的并且把你的

四肢撒在這飢餓的墓地里：時候如此，我的心腸也狂暴得和野蠻人似的，比那餓虎和咆哮怒號之海更要兇猛而頑梗呢。

巴 少爺，我會去的，決不來煩擾您。

羅 這纔是你對我表示的友誼。請你收了那一點錢：好好去營生活，祝你一天天興旺；那麼，少陪了，好朋友。

巴 [傍白] 話雖是這樣說，我還是躲在這個近邊：他的樣子很令人可怕，他的意嚮令人可疑哩。 [藏起]

羅 你這至可惡的胃府啊，你這死的子宮啊，你把這世界上最貴重的一片肉饕餮地吃掉了，所以我要把你的腐朽的口顎打開，不管你願不願意，把更多的食物塞進你的口裏！

[打開墓門。]

拔 這是那被放逐的高慢的孟泰格；他殺死了我的愛人的表兄，而且我那美人兒也像是爲這種悲哀死去的；現在他要來對於他們的屍骸加什麼侮辱。[上前] 萬惡的孟泰格，快中止你那邪惡的行爲！人家已經死了，你還要報仇嗎？該死的惡徒，看我來拿你：好好地同我去；因爲你非死不可。

羅 不錯我非死不可；我正爲這個原故纔到這兒來的。好溫良的少年，不要挑撥一個絕了望的人；趕快走開，不要和我停在這兒：你想想這些死人；你不害怕嗎？少年，我勸你不要激怒我，使我再加些罪惡在我的頭上：快些去罷！當着天說，我愛你甚於愛我自己：因爲我到這里來是敵視我自己的：不要停在這里，快去罷；性命要緊，將來你可對人說，多虧一個瘋人的慈悲叫你逃脫了一場大難呢。

拔 我決不信你的懇求，我定要把你當兇漢拿去。

羅 你定要激發我的怒嗎？那麼你看劍罷，孩子！

羅 蜜 歐 與 朱 麗 葉

[他們鬥着。]

侍候 哦呀上帝啊，他們打架了！我去叫警察去。

[退場。]

拔·腰啲，我被刺了！[倒地] 你若有慈悲之心，請你打開墓門，把我的遺骸放在朱麗葉一起。

[死去。]

羅 這倒可以的。讓我認認他的面貌。哦，原來是墨邱灼的親戚，華貴的拔理斯伯爵！我的僕人在馬上怎麼對我說的呢？我因為心煩意亂，也沒有注意聽他的話。但我髣髴聽見他告訴我說拔理斯本預備和朱麗葉結婚：他沒有是這樣說嗎？或是我夢見是這樣嗎？或者我發了瘋，一聽他說起朱麗葉，我便以為是這樣嗎？咳，把你的手給我，你和我同是寫在薄命者名冊裏的人啊！我當把你葬在這勝利的墳墓裏；墳墓？不是！這是明窗哩，被殺了的少年啊。因為這里有朱麗葉睡着，她的美貌使這墳墓變成了燈燭輝煌的宴會室。死人啊，你被一個死人替你掩埋，睡在那里好吧。

[把拔理斯的遺骸拖在墓室中放了。]

人到了臨死的時候總是很愉快的！他們的看護人喊這個做死前之電光：咳，但是我怎麼能喊這個做電光呢？我的愛人啊！我的妻啊！那吸盡了你的氣息之蜜汁的死神，可絲毫也不能奈何你的美貌：你並沒有受他的征服；美貌的標識依然在你的嘴唇上和兩頰上留着深紅，死的灰色旗還沒有揚到那里去。泰伯爾特，你睡在你那鮮血淋漓的壽衣裏嗎？咳，我對於你的祭禮有比用將你的青春分為兩段的手去殺掉你的仇敵再好的嗎？表兄弟，恕了我罷！咳，親愛的朱麗葉，你為什麼還這樣美麗呢？難道那空幻的死是好色的，那枯瘦可厭的魔鬼把你擄在這

黑暗的地方做他的情婦嗎？我因為怕的是這件事，我想永久和你在一塊兒；再也不離開這個朦朧長夜的宮殿；現在我將和你的侍女——蛆蟲一塊兒留着；現在我要就我的永眠，並且從這個厭倦塵世的肉體，擺脫那不祥的星宿的羈絆。眼睛啊，注視你的最後！腕兒啊，為你最後的擁抱！嘴唇啊，咳，你這氣息的門戶啊，在這圍圍死亡的未填日脚的文契上以正當的接吻來簽押吧！來，酸苦的指揮者啊，來，臭惡的嚮導者啊！你這不顧生死的領港啊，駕起這在狂風駭浪的大海中疲倦不堪的小舟朝那巉岩猛然衝去罷！好，到我的愛人那裏去！[喝毒藥]好藥舖！你的毒藥真快當。我是這樣親一個嘴死去罷。 [死]

羅 羅斯長老，提着燈籠，銀鈴，之類[從墓地的他一邊]登場。

羅 聖佛蘭西斯保佑我！今晚我的老足不知道在墓道上跌過多少次！那里是誰？

巴 這里是一個長老所深知的朋友。

羅 願上帝保佑你！我的好朋友，你告訴我，那隱約照着那些蛆蟲和沒眼睛的骷髏的火把是那里來的？據我看來，那好像燃在嘉普列特家的墓室裏呢。

巴 回神聖的長老，正是，而且長老所喜愛的我的主人也在那兒。

羅 是誰呀！

巴 羅蜜歐！

羅 他在那裏有好久了？

巴 足有半點鐘了。

羅 同我到那墓室中間去。

巴 我不敢去，長老，我的主人祇以為我走遠了，而且他曾怪可怕地以死來恐嚇我，若是我敢停着去窺探他的行動。

羅 那麼，你留着吧；我一個人去。恐怖襲我而來了；噯呀，我祇怕有什麼不幸的事。

巴 當我在這水松樹下睡着的時候，我在夢寐之間聽得我的主人和別一個決鬥，後來我的主人把那人殺死了。

羅 羅蜜歐！[前赴]噯呀，噯呀，這墓門的入口爲什麼染着鮮紅的血？這使這平和之地慘然變色的無主而血污的劍是那來的？[入墓]羅蜜歐！噯呀，他的面色灰白了！還有誰？那拔理斯在這兒？而且浸在血泊裏？噯，這是個什麼凶惡的日子發生了這樣悲慘的事情！小姐動起來了。

朱 殷勤的長老啊！我的丈夫在那里呢？我記得很清楚我應該在什麼地方，現在我在那地方了。我的羅蜜歐在那里呢？

[裏面喧呼之聲]

羅 聽得外面有些人聲。小姐，快離開這死亡，傳染，和不自然的睡眠的巢穴：一種非我們所能抵抗的偉大的威力。挫撓了我們的計劃。走，我們走開吧。你的丈夫倒在你的胸前死了；拔理斯也是一樣。快出去，我當把你送到修道院裏做尼姑去：不要遲疑不決，因爲警兵要來了；去，走，好朱麗葉 [喧聲又起]，我不敢再停在此地了。

朱 去，您快些出去，我可不願意走開。

[長老退場。]

這是什麼！這緊握在我的真愛人的手裏的，是一隻杯子嗎？哦，我知道了，他喝了毒藥，天死了：薄情的人啊！你竟把牠喝得乾乾淨淨不肯友誼地留一滴給後來的我嗎？我要親你的唇兒；若是那上面還留着些兒毒藥，那麼我也可以藉這種妙藥死去了[吻着他]你的嘴唇還熱呢。

[警兵，同拔理斯的侍候登場。]

警兵：引路呀，孩子：那一條路？

朱 哦呀，人聲嗎？那麼，我快些吧。哦，幸福的短劍啊！〔抽出羅蜜歐的短劍〕這便是你的鞘了〔自刺〕；你在這里生鏽，讓我死去罷。

〔倒在羅蜜歐的身上而死。〕

侍僕 就是那地方；那火把燃着的地方。

警兵1 滿地是血；快在墓地周圍去搜尋：你們那幾個人，去，但凡你們遇着的都替我捕來。好悲慘的光景！伯爵死在這里；兩天以前埋在這裏的朱麗葉却鮮血淋漓，體熱猶存地，新死了。快去，冥明公爵：跑到嘉普列特家去：把孟泰格家的人也喊起來：還去搜尋別的人：我們祇能看見這些慘景所陳的地方，但這慘事發生的真原因，不待研究是不能明白的。

警兵數人引巴爾塞扎登場。

警兵2 這人是羅蜜歐的侍僕；我們在墓地裏尋出來的。

警兵1 把他牢牢地看守着，候公爵到來發落。

又有警兵數人引羅蓮斯長老登場。

警兵3 這個托鉢僧，在那里抖着，嘆着，哭着：這枝鐵挺和這把鋤頭是我們當他剛由墓地這邊出來的時候，從他手裏搶來的。

警士1 這是一個大嫌疑犯：把這僧人也替我收下。

公爵引侍從登場。

公爵 有什麼不幸的事發生得這樣早，把本爵從朝睡裏喚起來？

嘉普列特，嘉夫人，和其他的人登場。

嘉 他們在外面這樣大呼小叫，到底爲着什麼事？

嘉夫人 街上的人有的叫着羅蜜歐，有的叫着朱麗葉，有的叫着拔理斯；人聲嘈雜地都向我們的墓室那方跑去。

公爵 這使我的兩耳震驚的到底怎麼一件慘事？

羅 蜜 歐 與 朱 麗 葉

警兵1 回爵爺，拔理斯伯爵被殺倒在這里；羅蜜歐也死了；而且朱麗葉，已經死了的，却身上還有熱氣，重新地被殺了。

公爵 去搜索，尋找，並且調查這邪惡的殺人事件是怎樣來的。

警兵1 這里是一個僧人，一個被殺的羅蜜歐的聽差的；他們拿着適於開這些死人的墳墓的器具。

嘉 嗚啞天哪！夫人快來看我們的女兒怎樣流着血啊！這柄短刀弄錯了地方，——因為你看，牠空着在孟塔格的背上的家，却誤插在我的女兒的胸裏！

嘉夫人 嗚呀，不得了！這死狀就是一聲警鐘，警告我的老年去墳墓不遠了。

孟塔格和其他的人登場。

公爵 來，孟塔格；你起的這樣早來看看你那睡的更早的兒子吧。

孟 嗚呀，我的兒呀，我的妻子昨晚死掉了；因為兒子被放，她憂傷過度便絕了氣息：難道災禍還想再來謀我的老命嗎？

公爵 你看，便會知道了。

孟 咳，你還不學的蠢子！你這是什麼禮節，敢先你的父親走到墳墓裏去？

公爵 你們暫時封鎖那激情之口，且等我弄清楚這些疑團，查明這事件發生的原因，和經過的本末；如是我將做你們的憂傷的大將軍，指揮你們去報仇，那怕把敵人處死；但這一剎務望忍耐些，讓不幸做堅忍的奴隸。把各嫌疑犯帶來。

羅 我是一個最大的嫌疑犯，我雖力量衰微，但因為時候和地方處得不好，總算這次悲慘的殺人事件裏最可疑的一人；我現在站在這裏，一面控告我自己，一面辯明我的心跡，應罰的請加責罰，不應罰請加原諒。

公爵 那麼，趕快把你關於此案所知道的一切情形對我說來。

羅 我簡單地說罷，因為我年老氣衰不能作叨叨絮絮的長談。死在那里的羅蜜歐，便是朱麗葉的丈夫；死在那里的朱麗葉便是羅蜜歐的忠實的妻子；他們的手是我替他們結合的；他們秘密結婚那天正是泰伯爾特舉命的那天，因為他那不時之死從這個城市便放逐了一個剛結婚的新郎，朱麗葉爲了他，並不是爲泰伯爾特，哀傷憔悴，你 [對嘉普列特] 要使她免於悲哀之襲擊，便強迫她和拔理斯伯爵訂婚，並且還要他們立時結婚；於是她到我那里來，以狂易的神采，要我快想法子避免這第二次的結婚，否則便要在我的菴子裏自殺。於是我給了她一瓶我學着製的睡眠藥；這藥水便如我所期待發生了效方，使她的樣子和死了一般；我即刻寫信把羅蜜歐要他於這個悲慘的晚上趕到這地方來把她從她那權時租借的墳墓裏救起去，因為藥性到了這個時候便要解了。但替我寄信的僧人約翰，途中遇了異外的事不能前進，昨晚依然把書信退還了我。如是我祇好獨自一個人在她要蘇醒的豫定時間內，來把她從她的祖墓裏救出來；意欲將她秘密地藏在我的菴子裏，等到適宜的時候，再送到羅蜜歐那里去。但是當我來的時候，距她的蘇醒時間幾分鐘以前，華貴的拔理斯和真實的羅蜜歐都倒在這里不時地死了。她醒來了；我勸她出去，要她把這天命忍耐地受着；但這時我忽聽得外面人聲嘈雜不敢久停在墳墓裏；而她，太心灰望絕了，不肯同我走，好像就自殺了。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至於結婚一事她的乳母是知情的；若是這次大失敗中有什麼事認爲是我的罪過時，請把我這條老命作爲嚴厲的法律的犧牲，把死期提早幾天罷。

公爵 我們依然認你是一個高僧。羅蜜歐的僕人在那里？他關於這個案子有什麼陳述？

巴 我把朱麗葉小姐的死信去告訴我的主人，如是他便騎著驛馬從曼都

羅 蜜 歐 與 朱 麗 葉

亞趕到此地，趕到這個墓室。這封信是他早教我遞給他父親的，並且用

死來嚇我，不許我跑到墓室中去，或是不離開此地讓他一個人在那里。

公爵 把信給我；我要看看。那伯爵的僕人在那里，那報告警察的？喂，我問你，你的主人怎麼到這地方來的！

侍僕 他拿着些花兒來撒他夫人的靈牀；叫我遠遠的站着，我便依着做；立時來了一個人拿着火把來開墓門；我主人漸漸抽出佩劍和他鬥起來；如是我便跑開去叫警察。

公爵 這封信可以證明這長老的話是不錯的，他這上面歷叙他們的愛情的徑路，朱麗葉的死信；又寫着他曾在一家窮藥店裏買一付毒藥，便拿到這墓室裏來尋死，和朱麗葉睡在一起。那些仇家在那里？嘉普列特！孟泰格！你們看！這是加於你們仇怨之上的怎樣的一種懲戒，這是上帝想法子用愛情來破壞你們的歡喜。就是我也因為縱容你們的不和損失了兩個親戚；大家都受了懲罰。

嘉 孟泰格兄弟啊，把您的手伸給我；這便是我女兒應得的遺產，因為我也不能有別的要求了。

孟 但我可以多給您，因為我要替她建一座純金的造像；祇要威挪那這個名字不滅，當然沒有比真篤無雙的朱麗葉的金像再好的紀念物了。

嘉 那麼，我也替羅蜜歐鑄一個同樣的立在他的夫人的傍邊罷；咳，我們底仇怨底可憐的犧牲者！

公爵 晨光伴着陰鬱的平和來了；太陽，因為悲哀，不肯露出他的臉兒；好，到那里去把這些悲痛的事仔細談談；有的應該寬宥，有的應該懲罰；因為從來沒有一種可悲的傳說，比得這羅蜜歐與朱麗葉。

[退場。]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七日午前十一時譯完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諸君讀書治事有疑義乎？

請查字典就明白

華、英、德、法、科學、商業、國音、各種字典、詞典、

【國文國語】

中華大字典	中華縮本大字典	中華中字字典	實用大字字典	作文類典	同文類典	原康熙字典	審新式學生字典	定審新式學生字典	中華國音新字典	國音普通字典	中華注音國語字典	國音小字典	注音新辭林
精裝	精裝	精裝	精裝	精裝	精裝	精裝	精裝	精裝	精裝	精裝	精裝	精裝	精裝
四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十六元	十六元	三元八角	三元六角	二元四角	二元四角	二元五角	三元四角	三元四角	三元	四角	四角	二角	二元四角

【外國語】

袖珍英華雙解字典	新式英華雙解詞典	新式英華詞典	英華正音辭典	袖珍新式英華學生字典	中華英漢商業辭典	德華字典	英華雙解法文辭典	【科學】	新式理化辭典	博物辭典
精裝	精裝	精裝	精裝	精裝	精裝	精裝	精裝	精裝	精裝	精裝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元	三元六角	二元	三元六角	七角五分	一元	一元	二元	一元八角	一元八角	三元

同 情 (續前期)

李劫人

十二月十八日(此日是後來補記的。)

平生知道新鮮空氣的美妙，再無過這兩個地方：當害病前十一個月由上海同一百五十餘位意氣干雲的少年坐着法國郵船斯梵克斯號的四等艙來法的時候，還有八九十個由遠東退伍回國的法國兵，和十數個由日本回國的德國俘虜，二十幾個由西伯利亞回國的捷克兵，塞爾維亞兵，一共三百人上下，全擠在船頭一間臨時用木架改作遠不如長江輪船統艙的貨艙中；光哩，自有半明不暗的電燈替代，空氣哩，只由艙頂一個二丈見方的大孔中出納，每遇海中風浪大時，不便四等艙客化為海魚，只有把艙頂封閉之一法，這一來三百人需要的空氣只有你呼出來，我吸進去，空氣最新鮮，然而經了三百多具呼吸機關，並且出入了不知幾十萬次，所以經過兩晝夜之後，只須一降四等艙的樓梯，那種腐味恐怕只有蒲松齡設想王十郎執着骨頭立在奈河岸上監工時所嗅的那種穢氣可以比擬了；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知道新鮮空氣的好處的地方。其次就是今天病室中當侵晨五點鐘一鳴，沙郎姑娘遂起身將電燈打開，把她所坐的地方收拾了，推着車桌來將各小几上的水罐盃子收去洗滌了，並一盆一盆的冷水送給病人各自去盥面漱口時，那粗人拿着一根長木竿，把十四堵窗子各開半扇，一陣無聲無響無色無影的晨風，悄悄的，密密的分頭鑽進，將室裏二十四小時所蓄積烟氣炭氣以及各種的惡臭，一霎時洗滌得乾乾淨淨，冷冷然從鼻端拂過，彷彿有一種言語不能形容的清香，比甚麼幽蘭的香氣還沁人心脾，令人受用。可惜啊！這種福只能享受半點鐘，仍舊是那粗人拿着長木竿把十四堵窗子依然嚴嚴的關閉了。

我在床上只能仰睡，轉側尚不能，那里有坐起來洗臉的氣力？沙郎姑娘來收洗臉盆時，毫不詫異的問我道：『你不能自己洗臉嗎？』

『啊！不能。只好暫時不洗罷。』

『我給你洗好了。』

從三歲以後伸着頸項給人家洗臉這還是第一次；無論沙郎姑娘怎樣細膩，但是總不及自家澀澀的舒服，而且又沒有肥皂，又不曾刷牙。洗臉時，我向沙郎姑娘說道：『你真辛苦，每天要作十六點鐘的工作！』

『我嗎，十六點鐘？沒有的事。』

『你不是昨天下午就上工直到此時嗎？』

沙郎姑娘很柔媚的笑道：『這是例外，因為昨天我那個同伴有事，請我代替八點鐘，平常到夜間十二點就走了。哈！中國人，你倒很精細的。你到底是中國人，是安南人？我曾經遇着兩個安南人也很可愛的。』

『完全是中國人。』

七點鐘的時候，沙郎姑娘又推着車桌來給衆人散了一次麵包湯，到八點鐘便不見她的影兒了。

鬍子看護生名字叫釀，不知道他姓甚麼，大家都喚他做麥歌釀；他一來後就同兩個很強悍的雜役提着大桶的熱水來洗地，直把那磁甃面上擦抹得光滑如鏡。洗地時便有一個看護婦，也是五短身材，不過年紀很輕，態度很伶俐，完全是一種最解人意的樣子，拿着試溫計來驗我的溫度時，問我昨夜沙郎姑娘給我換了幾次水，我說：『一次也沒有，恐怕已經完全化了，而且成了溫水了。』

玫瑰姑娘——就是這看護婦的名字，我聽見衆人如此喚她，還有一個身裁微豐的白合花姑娘，每天從上午八點鐘到下午四點鐘後，便是她們兩個同麥歌釀服伺這一間病室的病人；玫瑰姑娘經理一切雜務，及每晨給病

人整理床鋪，手段最巧，能够使病人睡着不動，把被單枕頭弄得極整齊，並專管試驗溫度，早晚二次，只是愛說話，愛笑，並且口齒最快，不管你懂得不懂得，她只是一字不斷的發表她的意思。麥歇釀除了洗地外，並管理左邊一列病人的換藥洗創包紮諸事，至室內出了甚麼須用體力的事情，便都是麥歇釀包辦了；百合花姑娘哩，既要管理中間一列和右邊一列病人的換藥包紮，又要服伺全病室病人的大小便，依我觀察來百合花姑娘做的事最多，但她的性情最和順，最耐煩勞，與沙郎姑娘的爽快，玫瑰姑娘的流利比起來另是一派。——玫瑰姑娘很驚異道：「這女子敢是雙了，我向她說過兩次哩……請你不要向醫生說罷。」於是她連忙給我把水袋拿去換了水又來給我縛上。

昨天那位醫生，我此時間玫瑰姑娘，知道他叫麥歇加立野，是這個病室的主任醫生，每日到病室來診視兩次：上午九點過鐘一次，下午四點過鐘一次。此時他還不曾來，但室內已來了四五個少年和三個年輕女子，都全身是白，看那光景又像是主任醫生的助手，又像是參觀者，都在室內閒行笑語，或是和病人談天。我便問我左隣那位鬍子，那些是甚麼人。

「是醫科學生到這里實習的，那兩個有棕色八字鬍的少年和一位項上帶金鍊，灰色眼睛的女子已經是助手了，你瞧，她向你走來了。」

果然，那位年輕女助手已來到我床前，先將我床頭懸掛的「履歷」和溫度表取來看了看，便微帶笑容的問我道：「你能說法國話麼？」

「能說，只是不好。」

「你能說德國話麼？」

「不能，但是你若用英國話問我，我可以強勉應答你。」

她又笑了笑，彷彿很自慚的道：「我的英國話說得不好，我們還是說法國話好了。你能把你的病詳細告訴我不？」

『最順意了。』

於是她就坐在我床沿上，取出了一支自來水筆一本手簿，我一面盡我能力的說，她一面走筆若飛的寫；寫畢了就照麥歇加立野昨天診視我那樣把我審察了一番，又坐下寫了起來。我乘隙便問她道：『你瞧，我這勝脫膠眼是不是因爲冰袋的原故？』

她把眼睛向上望着——我曾看見她瞳人上四射的金絲，彷彿夏日陰雲驟合的天上一陣閃灼不定的電光一樣，的確美麗——好像自家問自家的道：『恐怕不是罷？……』

麥歇加立野來了，口頭含着一根紙烟，先到我左隣床前問道：『今天好了些嗎？』

『還是那樣哩！』

於是他就揭開呢被露出他那一雙腳來，哈！直是兩隻黃楊木做的脚！也未敷藥包紮，麥歇加立野拿指頭在脛上叩着，就和佛寺裏的木魚聲一樣。我知道這種脚疾就是中國所謂痰火腿，原因只在一個酒字，法國人到五十歲以後得這種病的極多，就以這間病室爲例，五分之三的病人便是中了酒精毒的脚疾。

麥歇加立野一轉身就到我的床前，和那年輕女助手握了一握手後，便道：『你已考驗清楚了。』

那姑娘就將她手簿翻開把她所記的，流水似的念了一遍。麥歇加立野一面吹着烟，一面不住的點頭道：『好。』末後又吩咐了那姑娘幾句話，便轉往其他的病榻前去了。

那姑娘出病室去了不一會，便拿了一種器械走來，彷彿中國陰陽先生用的羅盤一樣，不過厚些，不過繁複些，先將一道鋼圈縛在我右手腕上，圈頭一條皮管通至器械內，然後將抽氣筒一抽，我的手腕覺得就被擡起了，

器面上指示度數的針便遊移起來。約有兩分鐘，她才把這東西收拾走了。我末後請教麥歇釀，才知道是驗脈搏的器具。

麥歇加立野和一般助手實習生把全病室的病人診驗後，到十一點鐘才走了。他們一走就是病人用早餐的時候；早餐沒有麪包湯，只是一樣肉一樣小菜；我哩，仍舊喝清水，可是我並不餓，也並不大便。

今天全病室裏來看候病人的，再沒有比我床前的多了。中國人裏是何君，老李君，大李君，周君，還有一位不甚修邊幅的曾君，以及要往德國去而路過巴黎的兩位朋友；法國人中是麥歇馬丹紀諾，小魯意司；小魯意司並告訴我那位白姑娘——就是打掃房間的女僕——也要來的，因為沒有人看店子，她只好禮拜日再來了。病人固然喜歡有人來問候所苦，但是人多了又是病人討厭的事，平時去看親友的病時，就察出病人的這種矛盾心理，如今親身實驗來，頗相信平日的觀察真不謬；況且一時要說中國話，一時要說法國話，尤不是我此時所能堪的。不過在旁邊人看來，總覺這是可羨的事，即如四點鐘後，病室重復清靜時，玫瑰姑娘和我左右兩位隣人都異詞同意的向我說：『阿那！你同情的朋友們真不少啊！』

玫瑰姑娘此刻才發見我左手無名指上的戒指，笑道：『你結了婚的嗎？你不過十八歲罷了！』

我掉頭去問左邊那位隣人道：『可是真的麼？你評一評玫瑰姑娘的話。』

『我很表同意於玫瑰姑娘。第一，你沒有鬍子，其次，體格不雄偉？照法國人的生長程度看來，你確不像及了結婚年齡的少年。』

玫瑰姑娘接着問道：『你的馬丹不在法國嗎？是中國人，是法國人？』

我不敢再把我真實的情形說出來了，因為我曾經在我法文教習馬丹西門處受過很大的教訓，她曾驚怪不可名狀的道：『怨我，我沒有研究過東方事情，尤其不懂的你們中國的風俗；若照我們歐洲習慣說來，斷沒有把

婦人留在家中獨自走到數萬里外，還打算七八年之後才回去的，沒有，斷乎沒有！除非與自家的婦人沒有愛情，除非是應了兵役，不然，結婚之後，照例不許有一禮拜分離的。我和麥歇西門結婚三十八年，無論我們走到那里都在一處，若要分離上一年，只有離婚。你不知道法國的諺語嗎：「遠於眼者遠於心」？假使我處你的地位，無論如何，必須把婦人帶出來的；又假使我處你馬丹的地位，也無論如何要同你一道走的；你這舉動太奇怪，大約也不是中國普遍的風俗，但我不解何以你的馬丹就讓你走呢？據你說，你們又不是不相愛的。」

馬丹西門還是一位女學生，還是一位註冊的私家教授，尙且不懂得中國人不是那種「遠於眼者遠於心」的種族，尙且驚奇中國人結婚之後猶住在父母家中，尙且不相信人是可以高尙的正當慾望來壓制情慾的，尙且不贊成二十幾歲的少年過六十以上老年人的孤獨生活的，尙且分不出高潔的戀愛原可以保存在肉情以外的，自然，像玫瑰姑娘更不會受過理性的陶鑄，更是長養在巴黎食色的地方，假如我誠懇懇的告訴她：『我的婦人仍住在我故鄉，和我母親同居着，我們結婚的日子只有幾天，我們打算分離的日子倒有幾年。』若再老老實實的告訴她：『我們是絕對相愛的，我們願意拿別離和寂寞的光陰來培養我們的愛情，我們都自信能夠屏除諸種的誘惑保存我們靈肉兩方面的清潔的。』我想縱不把玫瑰姑娘驚倒，她必定要追問：『你們爲甚麼不同着出來呢？』若告訴她：『這是金錢的過惡。』她必定要說：『那你就不要出來好了。』假若再規規矩矩的給她解釋道：『因爲求知慾的要求過甚，不能不在幸福上暫時犧牲一部分。』這更會把她弄得越發糊塗。 法國女人——或者也可說是歐洲女人——從她們老祖太太以來，心裏只以爲女人是爲愛情而生的，男子是爲供給女人的愛情而生的，假若男子把愛情冷落了——且不必說是犧牲——便是十惡不赦，死後

也必墮入泥犁地獄的罪人；而且她們之所謂愛情，又幾乎與我們理想中之所謂愛情不同，她們的見解雖不即與我們中國道學先生相似——道學先生眼中的女人只是一個淫具，他們根性上就不知道情字，他們承認女子精神上可以污穢得和娼妓的身體一樣，但是只要不表現出來就可入得節孝祠，在從前就可請聖旨旌表，在現在就可請袁世凱欽定的褒獎——她們也分辨得出慾字固然一半是傳種本能的衝動，一半却是愛情最終的表現，因為愛情發始於兩性的無忤，進而就互相愛好；相愛至極不能不有表現，最初是握手，其次是接吻，其次是擁抱，最終就是慾字；並且她們也知道形質的表現止於慾，精神的表現哩，發始於思量，最終至於文字，但是她們却蔽於因襲的謬誤，大抵也和一般風流自賞的濫名士，和一般自私心極重的浪漫文人一樣，却偏重最終的表現，而輕視愛情的本身；未出嫁的處女，若是戀愛了一個男子，因為她是自由的，她沒有與人共守相對貞操的義務，儘可毫無慚愧的說：『我戀愛了某人』，既出了嫁的婦人，縱然和自己的丈夫無愛情，或愛情已失了效力，只實際上是共處的，若戀愛了別一個男子，不經過形質上最終的表現，不管她專注到何等地步，或者幾乎可以把自己最貴重的生命犧牲了，她終不敢自己尋思：『我的貞操破壞了，我欺了我的丈夫了！』對於那被愛者無論精神上態度上怎樣流露出那愛的形式，但不經過形質上最終表現，總不肯正大光明說出一句：『我愛你』來；而且又因為歐洲人的生理關係，性慾的本能比遠東人強多了的原故，所以他們表現愛情的方式也過於濃郁，就和玫瑰花的顏色一樣紅就紅得耀眼，絕不像遠東人的蘊藉含蓄，他們大家的口味都如此，況且來源甚遠，自無怪她們要以為表現不盡力，愛情就不真切，表現不繼續，愛情就有變遷，不但女的如此，男的也如此，所以人心上馬丹毗爾倫罷工幾次，麥歇馬利約就生了疑懼。哈！最終表現端的就可代表愛情本身麼？我絕對不相信，如若這句話不差，

那我便真是吾妻的罪人，只有把我此刻向玫瑰姑娘所說的謊話實踐了，庶乎可以贖罪於萬一。我的謊話是：『自然是中國人，並且就是我的表妹。此時雖不在法國，但不久就要來了；因為我離國時她正生病，現在欲預備起程，或者我出病院，就可到馬賽去接她了。』

.....

今天白日的水也換得勤，夜晚的水也換得勤，大約沙郎姑娘受了玫瑰姑娘的抱怨，在她守夜的八小時內差不多四十分鐘就給我換一次。現在我不但已有耐寒的習慣，並且有耐痛耐脹的習慣，只是到了夜靜，羣動皆息，除了病人三四聲微咳，和守夜人起動時極輕的脚步聲和衣裾聲，以及三小時一次粗人向火爐裏上炭的鐵鏟聲外，不但沒有紛擾情緒的東西，而且因為兩道門額上和看護婦面前那三盞幽靜而悲鬱的電燈的慘綠光影更把情緒牽引起來，越綿遠，越細微，越交錯，越沒有止境。痛苦本來是人生難免的，縱然可以自慰說疾病的有形痛苦，可以用精神的恬適去克制他，然而疾病的影響，難道就傳不到精神上去麼？尼采算是最能用精神來療治他的疾病，但他為疾病侵蝕的地方豈可量計嗎？人生最無聊的損失，就是為疾病所侵蝕去的有益的精神。假使我目前的痛苦，是為一種有目的，有利益——於人的——不可逃免的事情，彷彿獻身在那野蠻的酷刑下，是『有所為而為』的痛苦，自然受之如飴；不然，就是為愛人暗示，彷彿說不看見你的痛苦，便不足激起我愛你的情懷，那嗎，我殘缺肢體也未嘗不可。獨有這不期而至的疾病，究竟是為的甚麼？或者將來不免給多少好處，可是不在自己意料以內的，這總是可疑而又可厭的事情。

『死』字是人情最厭惡的一個字，因為又免不了他，聰明的人才在意想中創造出一種聊以自欺而又欺人的天堂來，但是波得乃倫却要贊美他。『病』字又何嘗是可愛的字，古人相祝以『無恙』，然而自西施善病，文園多

病以後，差不多我們中國的美人文士又都把他做成一種飾美的工具。所以一件事體絕沒有全數以爲好，也沒有全數以爲壞的，就是事體的本身，好處壞處也正難以一種確切的標準來分別他，就比如我的疾病，照壞的方面着想，幾乎無一毫可恕的地方，如我上面所論的一番話，然而翻過來尋思：『不在危急的地方，人是最容易被假面目蔽住的，應酬場中照例的言語，能夠有病榻上呻吟的真麼？我不到病院中來，眼裏的法國人還不是與衆人所見的一樣，觀察再精密，能自信沒有三分假麼？我如今竟得了這種好機會，誰賜的？便是那可憐的痛與眼賜與的。』疾病已有他好的一方面了。而且到了這比較單調的地方，又有疾病做個範圍，極凌亂的思想，也方有了爬梳整理的時間。

十二月十九日（此日是後來補記的。）

到今天我才知道我左右兩位隣人的名字，左邊那位叫麥歇羅爾服，右邊那位叫麥歇喀倫。麥歇羅爾服是一個汽車工廠的工人，麥歇喀倫是名木廠的工頭，兩個人雖然都是工人社會的人物，但氣象都威重，堂皇，聰明，和藹，起碼可以充得我們總統府中的高等顧問。這也是一個很可研究的問題，便是我們在法國社會上所看見的從中年人一直到老年人，絕沒有像我們中國上等人 and 下等人，在氣象上，在舉動上，相差那麼遠的，除了很少數一些萎靡不振的人外，大概有了年紀的都帶一種高超，華貴，尊嚴，愷悌的氣度；內閣總理和一個作苦工的工人站在一處，除了衣飾的差別外，你在面貌，神情上簡直看不出總理高於工人的在那里，工人不及總理的在那里。而且男子越到老年越美，氣度雍容，體魄堅實，鮮紅的面孔，雪白的鬚髮，眼睛澄明如春星，聲音圓潤如宏鐘，不管是有學問的，無學問的，見了總令人有一種敬愛的感情。法國人何以壯美到這步？淑種學是

很可留心的，不過這種淑種學不是人爲的，也不是在學校中學得的，完全是自然的；法國男子之對於女子也有着眼在輕盈上的，但是矯健的輕盈，不是病態的衰弱，其實大部份喜歡的都是充實強壯的美；至於女子對於男子的標準更是注意在雄武厚重魁偉各種優壯的美質上。把中國那般翻翻欲倒的裙屐少年放在法國待配地方聽女子的選擇，我敢斷言有一百個，一百個都是落第的，然而這般弱不勝衣的秀士，正是我們少年姑娘們所心許的佳婿，你們看，再加上一般喜歡病態美人，和一般喜歡身體尚未成熟的少女的男性，我們將來的後嗣，真不愁人人都可進化到『氣息大一點兒便可吹倒的林姑娘』了。

並且我今天也知道了這病院的組織了。巴黎城內城外共分二十幾區，富庶的區內如拉丁區，蒙馬尼特區等每區有這麼一個平民病院，貧瘠的區內如夕爾倫區等便兩區有這麼一個病院。病院算是市民立的，經費是市民捐內籌撥的，每院分外科內科產科三部，除特設的實驗室，治療室，解剖室，手術室外，大的院中有三四十個病室，小的也有二十個病室。職員除一個經理專管經濟出納和布置設備外，全是醫生，每一個病室有一個主任醫生——哈額爾病室的主任便是麥歌加立野——負全病室病人治療上的責任；還有一個看護婦長——哈額爾病室的看護婦長便是那位身材肥短，說話帶痰聲的架夾鼻眼鏡的看護婦，也就是馬丹若飛爾——負全病室病人飲食起居的責任，此外還有外科總醫生，內科，產科總醫生，以及各特設室長，每禮拜五會議一次。病人入院不必定要到區長署簽字，可以自由到診察處要求住院，願意納費的，每日從三佛郎至二十佛郎自由繳納，不過納費多的病室特別講究，服伺特別周到，起居特別自由，比如你要單住一間陳設精美的小病室，要兩個或三個精細的看護婦不斷的在左右，要高明的醫生每兩小時來診視一次，都辦得到，只須有錢，然而十分有錢

人誰又乘住平民病院，病院的房間再精美焉能及他們自己邸宅中的華麗安適，看護婦，他們可以雇用在家裏，醫生，每個邸宅都有專雇的，再有高名的醫生，甚至到平民病院來索費至一千佛郎一天的，他們限定你購點錢去，你就得坐起摩托車飛奔去。哈！有錢人誰到平民病院來！所以平民病院終年不斷的這幾百以至千許的病人，還是裝在這種普通病室中的平民！

或者我的病很利害，——我自己並不覺得利害，而且我堅信法國醫生是有非常把握的——麥歇加立野和那位年輕的女助手——玫瑰姑娘告訴我，她叫麥蕾姑娘才二十三歲，是醫科大學畢業學生，很有學問，麥歇加立野也很契重她，她很可望陞到主任醫生——將我審察後，曾在我床前用心的商量了好一會，可惜許多專門的生字把我難着，不知道他們說些甚麼，到末了，麥蕾姑娘臨走時，向麥歇囑咐了一個字，我緊緊記着，翻出字典來一看，是瀉藥的意思。

到午後四點鐘，麥歇果然給了我一大碗瀉藥，我嘗着好像是薺蒜油調雞蛋清，我以為這藥一下肚不久便有一陣利害排洩的，然而睜着眼睛等了一夜，却一點影響沒有。

十二月二十日（此日是後來補記的。）

馬丹若飛爾一進病室就到我床前問我大便了幾次，我回說：『還不會哩！』她遂把眼鏡一抹，睜着一雙金魚似的大眼睛把我注視着，好一會，我忍不住了，問道：『可是我不大便就很危險嗎？』

『不是的，孩子，不過應該大便就是了。』

她又微笑着安慰了我幾句。

果然不大便就危險嗎？馬丹若飛爾雖否認了，但我却從她吃驚的目光裏看出那反面的回答來。哈！假若連盲腸炎也醫治不好，法國的醫生就

未免太對我失信用！但是馬丹若飛爾是有經驗的看護婦長，她那惡消息的表現，必不是輕易亂發的。我現在心裏很擾亂，很是嗔恨馬丹若飛爾，縱然有甚麼危險，總不應該向病人表示出來，不過我自己的信力仍很堅定，因為我幻想中總沒有看見墳墓的影子。

我又問麥歇加里野，當他來診察我的時候，道：『請你明白告訴我，我究竟到了危險的地位沒有？』

他還是帶着那種麻木不仁的神氣，很堅決的回了我一個『否』字。

麥蕾姑娘也撫着我肩頭道：『決沒有危險的。我們都十分的注意着你哩。』

他們走後，麥歇便拿了一罐藥水來給我清洗大腸道：『包你至遲到夜裏一定有幾次大便的。』

麥歇的話可發生了效力了！果然一到七點鐘，沙郎姑娘就拿便盆來服伺了我一次。哈！真不容易啊！喝了五天的清水，吃了一碗瀉藥，洗了一次大腸，而渣滓多得仍和好人的無異！

十一月二十一日（此日是後來補記的。）

在二十四小時內排洩了十幾次，把甚麼都排洩盡了，然而麥歇加里野還叫麥歇給我洗了一次大腸。就是何君等來看候我時，我仍沒有離過便盆。

因為今天是禮拜日，何君同小魯意司一到午後兩點鐘便來了。白姑娘果然同他們一道來的，啊！我在那旅館中前後住了四個月，從沒有看見白姑娘出門是這樣打扮的：很時髦的廣簷黑帽，只少一根駝羽翎，在脚脛以上，幾乎僅把膝頭蓋過的綠呢外衣，紫狐腋的紆頸，一進門便脫了搭在手臂上，衣領很寬，幾乎把胸部露出了一半，黑皮手套把那糙皮重繭的可

憐的手緊緊攬着，啊！這直是一位時髦姑娘啊！假使態度再高華一點，手臂上挽着一個少年到總統府大街上去散步，豈不就是一位小紳士太太嗎？

何君等剛走——是我把他們攆走的，因為他們在這裡對於我排洩一件事很不便，縱然他們去了，左邊尚有麥歇羅爾的一位外婦，右邊尚有麥歇喀倫的一位老妻和一位才八九歲的女兒，但是比較遠一點，終不似小魯意司和白姑娘那等拘束我——偏偏麥歇和馬丹西門又尋了來。啊！我真感激這兩位老夫婦！平日他們每人差不多各要教九小時的工課，禮拜日才是他們真正得休息的日子。馬丹西門又很多病的，往往禮拜日便不會容不出門，如何今天竟犧牲了他們寶貴的休息光陰，這麼遠的走來看我！

馬丹西門坐在我床側椅上，緊緊把我一雙手握住，眼裏滿含慈愛的眼淚，問的話使我來不及回答，臉上一種彷彿又是憂鬱又是感傷的神情，啊！這直是我的母親了！麥歇西門比較鎮靜一些，很體諒我說話吃力，有許多事都去問麥歇釀和玫瑰姑娘等去了。

我想這兩位老夫婦一定是因為他們那個在凡爾丹犧牲了的兒子和我不同年的原故，一副久貯胸中的慈愛之情，忽然被我的疾病勾起，便不能再把他按納下去，今天到我病榻前來，彷彿就似當年臨視他們那傷重瀕死的愛子一樣。所以他們連連說道：『我親愛的孩子！我親愛的孩子！』

又說：『你知道我們是怎樣的着急，怎樣的焦心！當麥歇何來給我們報信的時候，我們幾乎疑他說的是謊話。偏偏我們又要禮拜日才有機會來看你，你想這幾天我們是多麼的煩惱……』

我平日是很不容易動感情的，有時我自己也驚訝何以如此的冷酷。大約因為我幼年所經的憂患多一點，又一次在九江遭過性命呼吸的沈船之災，三次處過燒殺混戰的危城，一點脆薄的心情，也和白姑娘的手一樣，被困苦的年光磨起重繭來了。然而今天受着西門夫婦的慈愛，使我的熱

情也自然而然的破繭而出，我喉嚨間咽滿了的情緒，却沒方法吐出來，只有把兩位老夫婦各抱吻了一下。

十二月二十五日(此日是後來補記的)

便是飯蔬食飲水，已經到人不堪其憂的地位，進一步只是飲水，你們看這憂可堪不可堪？但我的病又只許我飲水，十天來，每天一罐清潔的冷水便是我的食料，不但不覺餓，而且排洩物還源源不絕。不過飲水固然高難，胃上却作起痛來了。有一次我曾要求玫瑰姑娘給我一盃開水喝，她堅持的拒絕了，說醫生不許；及至我向麥歇加立野和麥蕾姑娘說明我們中國人是有喝滾熱開水的習慣，而且現在胃上已被冷水刺得作痛了，然後我才得了喝熱水的特權，不過仍限制每天只准喝兩盃。

人生的嗜慾要求，本來是難有止境的，修養深的人，理性裁判力不過較強一點罷了。然而病人的心理，可以說是完全被一種野蠻的感情支配着的，他發生了一種要求，彷彿就是心理上的一種律令，凡是違反他律令的，就是他的罪人；以我今天吃橘子一件事證來，便是一個好例。

昨天何君來看我時，我遂向他說我胃上太難受，雖然一天已能喝兩盃熱水，却總覺得水的味道太清淡，很願吃點含有別種質味的水果。何君平生勤慎得和諾葛公似的，便道：『你害的是腸胃病，還是自己節制的一點好……水果……怕不很合宜罷？』

然而何君終敵不過我的願欲，只好即刻出去給我買了四個橙子，用紙包着放在鐵几的下一格上。其後被我左隣麥歇羅爾看見了，遂含笑向我說：『你太冒險了。你未得醫生許可之前，無論如何是不應該吃別的東西的。』

『多謝你的告誡。可是我相信橙子必不會給我甚麼妨害的。』

『或者也不。但你總得隱藏着，要是醫生知道，馬丹若飛爾，玫瑰姑娘和麥歇釀都要被罵的。』

『我呢？』

『你沒有責任，責任是該他們三個人負的。』

哈！我倒沒有料到這一層，原來病人的自由行動，病人自身是不負責任的，那麼，我要不使他們三個人受責備，我只有犧牲了我的願欲。何況我這願欲也不十分正當。

到底不行，這種決心剛剛堅持了六小時便不澈底了；這也不能完全怪我，因為那可欲的東西近在咫尺，取携太便了的原故。當我把一個橙子取到手上，我不由便尋思：『這就是我的幸福了！』因為幸福便是滿足慾望的代名詞。

到今天下午四點鐘我正用被單掩着享受我第二個第七瓣橙子時，大約因為橙子香氣很濃，麥歇釀正在我床前作事忽然就注了意，走來把我被單揭起，哈！還有三瓣橙子。負責任的人當然有奪去我幸福的權力。可是我的自私心却不容許他。大概我此刻的怒色很是難堪，不能不使麥歇釀屈服，他雖很為難的把橙子還了我，我終把他當作了殺人放火的強盜，把他的舉動當成了平生的奇辱大耻。

我尋思：『這簡直是不合理的事，只要我自己評判橙子是可吃的，我就有吃橙子的權力，誰也不能阻止我。我偏要吃，我偏要正明光大的吃。』可是一反想：『畢竟醫生的權力比我自己的權力還大，這似乎應該同他商量一下……假設他不許我呢？……我仍舊偷着吃好了。』

幸而麥歇加立野許了我。不過當我初向醫生述說時，馬丹若飛爾在旁邊很為吃驚，連問我是怎樣吃法。我說：『只吃的汁水，你不信，我紙包裏還留有這七瓣的殘渣在。』麥歇加立野笑道：『好。你可以吃橙子，不過每

天至多四枚。』

不但我的願欲占了勝利，而且麥歌加立野還吩咐馬丹若飛爾從明天起每天給我一立突牛奶，一立突可可水。

一千九百二十〇〇年一月一日(此日是後來補記的。)

自得病到今日已十七天，十七天的痛與脹沒有斷過一小時，而且十七夜也沒有睡眠過一小時。不遇到今天却是一個大轉機，也算在我兩個月病的生活中一個大變動。恰好今天又是元旦。然而病院中是沒有元旦的。

因為從昨夜九點鐘的時候，小肚中又忽然完全痛了起來——和乍得病時一樣的突兀——比十二月十六那一天尤為難受，因為那一天還沒有膀胱發炎的病。起初還勉強忍得住，大約到十一點鐘時，腰間也脹痛起來，背上也脹痛起來，胸前也脹痛起來，那種表示難受的呻吟便不服壓制，衝口突出。沙郎姑娘聽見了連忙躡腳走來問我怎麼樣，我只能向她搖搖頭道：『痛極了！』她把我身上撫摩了一遍，也微微驚呼道：『啊！好多的汗漬呀！』但她又極力安慰我說：『你無論如何須忍耐到明天早晨，』她又將我扶起來坐了一會。

到十二點鐘，第二班的守夜看護婦上了工，——也是一位年輕姑娘——沙郎姑娘遂把我十分托付了她；那看護婦便把電燈坐椅移到我床腳下，我呻吟利害時，便起身來替我捶一捶背，扶我眠下，又扶我坐起；安慰愛撫的話差不多也說盡了；也虧她的勤勞，方使我忍至天明待全病室的人都睡醒了始大聲呼喚起來。第一是左右兩位隣居很替我不安，他們被我擾了一夜，知道我的病果然利害，待麥歌釀一來，就叫他去催請麥歌加立野。第二是馬丹若飛爾，耽心我的飲食沒有禁淨，一面撫慰我，一面便問我除

橙子外沒有吃別的東西麼？

八點半鐘麥歇加立野走來，不及穿套衫就到我床前診視。拿聽筒把我胸背聽後，又審視了我的脈息。正這時候又來了兩位醫生：一位就是我進病院時最初在門口看我的那位年輕醫生，一位有六十年紀，兩片白八字鬚，比他身上那件套衫還白，一副很滑稽的面貌，可是麥歇加立野對他很是恭敬，我揣測或者就是外科總醫生。也都把我仔細審察了一番，三個人便在我床前商量了一會，末後麥歇加立野便叫玫瑰姑娘把冰袋給我取了。哈！親愛的冰袋，我親近了你十七天，你對於我的功罪，我簡直不敢論定。請了，冰袋。無論你功績再大，我若不再會見你，總算我的幸福啊！

麥蕾姑娘也來了。還有那一般助手練習生都屏風似的圍在我床前。一直到那兩位醫生走後，麥歇加立野復命麥蕾姑娘用一種黃色藥粉在開水中調成漿糊包在兩層弗蘭絨內，給我通體熨了一遍，我方稍稍覺得可以忍住那無謂的呼號和呻吟了。又因我一夜不能小便，和最初得病的那夜一樣，麥蕾姑娘復給我施了一次手術。

我想這完全是冰袋的影響，不然，何以把冰袋取去，另在臍下包了一條裹着滾熱黃藥粉的紗布便把十二小時的病潮皆平伏了呢？哈！也真有趣！半小時前彷彿還睡在冰窟中，半小時後就溫暖得如同負着焦陽，十二小時中緊張至極的神經，此時被暖氣蒸軟得同春波柔浪一般，十七晝夜不曾惠顧的睡眠，此刻也甜甜蜜蜜的到了眼皮上，耳朵裏模模糊糊還聽見麥歇喀倫正在問我：『你服過了兵役不曾？……』夢神早已把我負在他黑翅上飛往無何有之鄉去了。

恍恍惚惚我竟回復到兩歲多斷乳吃飯的時候，一位未出嫁的姨母笑語如春的正拿着羹匙在哺我的稀粥，粥味是甜的，我自小就討厭糖味，除

了中秋的洗沙月餅，很少吃別的糖食，不由就舉手去拒絕，姨母大笑道：『麥歇李，這是藥水，醫生吩咐的！』阿那！却是沙郎姑娘！電燈已大明了，她正傾身對着我，我剛一睜眼就看見那一雙黑絨花似的滿含着笑意的眼睛，潔白的牙齒光明得帶一層真珠的寶光，一隻手上果然拿了一隻羹匙，別一隻手端着一只小茶盃；羹匙的尖端正放在我嘴唇上，一縷很甜的流汁細細灌入我的口中。我不及問她，先張口把這一匙吃了；沙郎姑娘喂我第二匙時，便笑說道：『麥歇李，你今天可太好了。阿那！你昨晚的光景真駭人。我不會給你說，我那時看見你臉色白得和大理石一樣，不錯，簡直是月光下帶着露水的大理石，又慘白，又冷，又濕。你今天可睡够了，玫瑰姑娘說她來給你換四次紗包你都不曾醒過……』

我仍舊很疲倦，眼珠被電光射得彷彿滴了幾點醋在眼眶內一樣，忙得眼皮閉上，不由的兩行清淚突然就分從兩眼角上流到耳朵裏。

『……哈！你哭了。不要思想啊！少年。』

『你誤會了。這是電光激刺了我疲勞眼珠的原故。』

『我相信，或許是的。好了，到我下班時再喂你三羹匙。』

『請告訴我，這是甚麼藥水？』

『我不知道，是馬丹若飛爾交給我的。』

此時病室裏雖很熱鬧，但我彷彿被摩托車載着飛走，漸遠漸遠，就只聽見一點隱微難辨的蠅聲了。

一月四日（此日是後來補記的。）

麥歇喀倫道：『我曾一月零九天沒有吃了。』

因為我餓極了，每天四個橙子，一立突牛奶，一立突可可水，實在安慰不了我的消化機關；今早曾要求麥歇加立野道：『醫博士，你能許我多吃一

點不？一禮拜來，我很覺得餓，到今天似乎更忍不住。』他把我全身察驗後，便答應了，吩咐馬丹若飛爾，午膳給我一盤肉湯，一枚座子蛋，晚膳給我一盤麵包湯。當我興高采烈坐在床上，拿羹匙的尖端敲着座子蛋，向麥歇喀倫傲然的說道：『你瞧，我二十天才進第一次飲食』時，他便這樣回了我一句。

『你當然是很餓的。』

『不如你。因為我害的腹膜炎，比你利害的原故……哈！你究竟服過兵役不會？』

『你不知道我們中國是募兵制，不是徵兵制，不必要人人服兵服的。我不會服過兵役。』

『募兵制，這或者比徵兵制好。法國人許多都不滿意徵兵制，因為二十一歲正是少年們作工或求學的時候，把他弄到最容易腐壞他精神的地方去生活兩年多，這實在不是好事。』

『你是反對徵兵制的了。』

『根本反對。因為兩年多的兵營生活，簡直是獸的生活，我現在回想到我曾經服兵役的那些時候，我還在慚愧哩。』

於是麥歇羅爾也加入討論起來，他也是反對徵兵制的。由我們三個人的談話遂牽動了全病室，幾十個人的意見同時發表，也有贊成徵兵制的，也有反對的，也有調和的；越爭論越激烈。百合花姑娘因為她的未婚夫是此次大戰殉身的，她不但反對徵兵，並反對戰爭；玫瑰姑娘是最愛法國的，她說：『我反對法國人侵犯別人的戰爭，但我却贊成法國人抵抗別人侵犯我們的戰爭。你們看，這麼體面的巴黎，叫德國人占去了也太可惜。我如有兒子，如其還有這樣的戰爭，我一定要親自送我兒子上戰場去的……』

幸而進來了一個新病人，方把這番大議論打斷了。

這位新病人是一位少年，從昇床上看去似乎沒有甚麼重病的樣子，他後面跟隨進來一個年老的婦人，一個年輕的婦人，穿着都很講究，像是他的母親和老婆，還有一個體面的少女，約有十八九歲，像是他的妹子，三個人的面容都帶一種深悲亟痛的神情。病人一直抬到屋角一張空病榻前，馬丹若飛爾接着問了幾句，便叫麥歇讓和兩個雜役從外面取了幾扇短屏來，立刻就把一角之地隔出了小小一個特別房間。接着那老醫生——即是我猜他是外科總醫生的那一位，和臨門看病的那位年輕醫生，還有一個身材過高的醫生都來了。我們隔着屏風看不見那特別房間內的情形，只聽見婦人們隱泣說話的聲音，和病人翻腸倒胃的嘔吐聲。百合花姑娘和玫瑰姑娘都只在屏風外傳遞東西，內中只是病人家屬和醫生們以及馬丹若飛爾。一會只看見那位少婦和那位少女已把外套脫了，僅穿一件淺色薄綢的上衣，袖口只齊肩下四寸許的地方，胸背上部幾乎全露在外面。急急忙忙的一會走出病室，一會又走入特別房間，不知道做些甚麼。

我揣測那形勢，或者是一位有地位的有錢人，但何以又走入這普通病室來呢？不然，何以又在普通病室裏占據一角特別地方？而醫生來至三人之多，並且久久留在裏面，並且服伺的還是看護婦長呢？尤難推測的便是那少婦少女的態度既如此高華，服飾既如此時髦，絕不是中等以下人家的人物，既對於病者這樣親切，這樣關心，又親自動手服伺，何以不把醫生請到家裏去診視，而屈尊到病院的普通病室來呢？不但我不明白，便是麥歇讓，麥歇羅爾，玫瑰姑娘，百合花姑娘也不明白。彼此都很詫異的互問道：「這是甚麼人？」

三個醫生也換着走進走出，麥歇加立野來時，也進去周旋了一會；並且到傍晚又從外面請了一位老醫生來診視那病人，據玫瑰姑娘說這位老

醫生是很值價的，往次遇有極重大的病症請他來一天便須一千佛郎。但那病人依然是那樣的時時嘔吐，到半夜仍被兩個雜役抬着走了，我是時一心在瞌睡上，便也不再管他的下落。（未完）

新 學 制 適 用 新 中 學 教 科 書

書 名	編 校 者	提 要	冊 數	價 數
初級古文讀本	沈星一 黎錦熙 金兆梓 沈頤	本書用新式標點句讀，每篇後附有詳註，將文中之淺顯易解及事實難解者，均一一詳註。	各三冊	各四角
初級公民課本	舒新城 陸費逵	本書注重與文化及生活之關係，淺顯明白，並附五采沿革，前帝王家譜及相斫書之弊，淺顯明白，並附五采沿革。	各二冊	各六角
初級本國歷史	金兆梓 張相	本書先地誌後通論，注重都會交通物產等，與從前雜列地名，儼若帳簿者，有別書中附有彩色地圖，極便檢閱。	各二冊	各六角
初級本國地理	丁管盦 李廷翰	本書編採德國萊氏實用主義及美國布利氏混合方法，將算術代數幾何三角四科融會貫通，打成一片，復經修訂，故能分量簡少而精要絕倫。	各四冊	各六角
初級混合法算學	張鵬飛	是書編者採取最新編制，又根據北高附中多年經驗，加以試驗，及修正始行出版，尤注意本國習俗，上所用以之一切計算內容，非常完美。	各六冊	各一角
初級混合數學	許繩祖 王鶴清 等	本書主旨在予學者以理科常識，尤注重應用與普通理科，書中機械的敘述，徒重系統術語者，有天淵之別，敘述簡明，趣味濃厚。	各六冊	各一角
初級混合理科	鍾衡斌	本書用順序演進法，係心理學教授外國語最適宜之教科書，教材活潑，有趣，句法反復變化，既可提起興趣，更便會話及作文之練習。	各三冊	各六角
初級英語讀本	沈彬	與趣更便會話及作文之練習。	各三冊	各六角
初級英文法	王麗惠	本書不拘拘於文法科，日將文法與作文合為一爐，理論與實習並重，學者可得事半功倍之效。	各三冊	各三角半

會 員 通 訊

幼椿兄：

我真怨春假何不早來，假使她來的早，我得你底信不也早了麼？對否？我幾次說寫信，終於沒有，到底是你底先來了！

你說教育須得溝通情操，十二分的恰合我懷。我數年來即立志從此處用功，到厥後此志不變，一年來所耗的工夫大半在此，今後仍將多費力量於此。

你底幾句話，撥動了我底話匣子，我竟不知從那裏說起。現在就讓我腦筋中第一出現的東西跑到紙上來罷，恕我不講系統。

民族一字在西文是 Nation, race 一字宜譯作種族，國民一名我嫌其與政府對待，且國民教育國人又用以指示初等教育，所以我那篇文字名為民族性的教育，實在是無辦法中之辦法。

共同信念是民族成立之要素，其重要尤勝過種族問題。教育若是負有社會的使命，養成共同信念乃當然是一個根本目的。欲養成共同信念，於歷史的勢力，須加以充分的注意，離開歷史而欲從新創造，不知道要待至數百年以後，看有成功之希望否？自教育之意義言之，我總覺中國民族精神復蘇之日才是真教育施行之時，目前的教育家求其講究點科學的教育法已屬不易，那裏說得上這些根本問題。我曾同舜生談過中國教育若思上正道，要待至一位中國式的大教育家之產生，我們不過是盡力為他做預備工夫而已。在兩個不同的文明之民族相接觸的時代，通常是最為危險的期間。在一方揉合是事勢上之所不能免，而不諧和的揉合又是自殺之策。「知己知彼」四個大字，功用極大做去又極難。試問今日有幾人懂西洋文明，更有幾人懂中國文明？以此種狀況，而談中國今日

之教育，如何能中肯？

關於中國固有的維繫人心的東西，抽象一點，還很多可以適用的。孔子底忠恕，孟子底集義，兩方結合起來，我看就很夠用。忠在英文爲Loyalty。人對於朋友，對於職業，對於社會，無一不應忠心。今日之狡詐，弄手段，敷衍，何一不是忠底反面。這也怪得孔子不成。恕在西方絕對沒有。西方之所有，祇是報復。我從電影中，常看見三個大字，Money, power, revenge 我覺得以這三個字做西人精神之寫真，是再好也沒有的。由這種精神所結成的社會，那裏還有一點人味之可言。忠恕二字，還有一種妙處，用抽象的名詞形容，我要說牠是心理主義而非論理主義，形式主義而非實質主義。惟其是心理主義，所以婦孺通曉，人家說中國人有百分之九十九不識字，我們無話講；倘若說有百分之九十九沒有受過教育，則是不真知中國社會真相的話。中國社會之所最厭棄的爲「假仁假義」最流行的爲「將心比心」，這就是忠恕二字之註脚。誰說中國人民是無教育的。倘若中國所崇尚的是論理主義，今日之中國又將不知是如何狀況呢？惟其是形式主義，所以時代儘可變遷，地域儘可不同，而此理終屬不變。世間有無可以相欺立國的？有無可以刻薄相安的？如果沒有，則忠恕之理在今日仍屬不可移易。西洋所謂愛國，所謂生存競爭，何一不是犯在過於實質，故不能適應自如。我相信，忠以處己，恕以待人，是中國人之真精神，亦是救中國之必要方法。假使我們都能忠於所信，不屈不撓以身赴之；同時又能不念小隙，同心協力以求共濟；我不信，中國民族之品格——至少也是信念——不足以自立於廿世紀。

孟子之集義，自然不是於忠恕以外之另一旗幟，不過我覺得他指出新方法，故欲揭發之。人人都說中國人缺少剛毅之德，不能打手鎗放炸彈。我們姑且承認此法，而講中國人今後之修養，我覺得孟子這個人很

可以啟發吾人。他所形容的浩然之氣，常令我景仰而懸想；他所指出的路徑，又是至爲平易，就是天天朝正路上走——集義。中國歷史上，也很不少轟轟烈烈的人。即就辛亥革命言，在革命以前，戊戌事變，徐錫麟事件，唐才常事件，黃花崗事件，處處都有一種正氣澎湃磅礴，故終於有所成。辛亥而後，就成爲私心用事時代，以私心用事所以終於無濟。在中國今日而言革命，我常謂爲不可能——暴動自當別論，——痛心事那裏還有過於此者。(下略)

弟家菊三，三十日。

舜生吾兄：

久不通音問，至深懷念，頃得四月份「少中」始獲讀惠書，欣幸何似！惟該函有「前略」二字，豈除在「少中」發表外，尚有原函相寄耶？然弟迄今並未接到，不識何故？尚希便中示及爲盼。弟於致書儒勉時，另有長函達仲蘇並轉若愚及留歐同志諸兄，然後郵致吾兄，屈指此時，或當遞達左右矣。兄批評近數年來青年運動，謂爲「方針不定，方面太多，用才太小，人才太缺，成見太深，見事太易，胸襟太狹……」等語，可稱針針見血之譚。弟所主張者，則一變青年運動而爲民衆運動，「青年」則以民衆一員之資格參加其中，目標切實簡明，而勿太涉理想，換言之，即「政治的平凡化」及「青年學子的民衆化。」是說也，言之固易，而行之頗艱，然以其爲前途惟一之坦途，則惟有本此理論以講求實現之方法耳。弟邇來對此一問題，時時思維，已略有具體之意見，但須與同志諸友切實商榷，方能確定綱領，刻擬由弟個人自行思考，俟歸來後再與兄等面譚實施之計畫也。兄所謂「政治運動應以社會實力爲基礎，社會運動亦以政治清明爲條件」二語，足爲吾國民——弟殊不願狹隘其範圍而曰「吾會員」——今後努力之方向，蓋必如此，方覺各方面皆能顧到，否則流弊頗多，此吾國二十年以

來所飽嘗之痛苦也。至於吾兄希望大家留意「先民反抗惡勢力的言論與行事」，尤為實獲我心，弟一載以來，一面默察彼白哲人種建國之精神，一面回顧吾先民反抗民賊之勇敢，因確認惟有發揮光大此等精神，方能確立「民治」之基礎，故弟主張「良民」宜擴大自衛之本能，由積極的自保生存，乃進而講求自治。夫以今日「兵匪」之橫行，而吾民終為「循良之老實百姓」，則不但「循良」者盡為魚肉，而民治前途一線之希望，亦從此斷送矣。故民德必「良」，原無問題，而「循」則在所必去，是則吾兄所謂「特別的要帶一點辣味」，實為對症之藥。不過弟意在民衆全體——或一服「良民」——宜帶有此種辣味，而不限於「青年」，蓋認「青年」當附屬於民衆，宜具有民衆之「辣味」，不可專有「一種辣味」也。至於吾兄所主張之民族主義，則弟所認為尚有商榷之必要，弟非謂兄說為「頑舊」，亦不認「落伍」，弟所懷疑者，不在民族主義之當否，而在民族主義並非「對症之藥。」且恐倡此說適足以亂國民之「目標」，夫今日之大患，不在外而在內，「內」而解決，「外」即不足畏，反之「內」不解決即「外」亦不足以圖存，此則弟所謂非對症之藥也。民族主義之說，易於深入人心，而吾民又缺乏對「內」之習慣，苟以民族之說為標的，則對「外」有時或不免放無的之矢，而對「內」反懈其敵愾之志，此弟所引以為慮，謂為將亂國民之目標也。夫滿清之覆亡，即係民族主義號召之力，其易於集事在此，而基礎不固亦在此。迄今民族革命雖告成功，而政治革命則毫無成績，此往事之可以為鑑者也。以上所陳各節，乃就感想所及，拉雜書之，尙望吾兄加以嚴格的評判，是所至盼。此間春課已了，弟決於七月二日赴紐約，此去先在哥倫比亞暑校聽講，即留彼一年，然後再定行止。宿舍暫定 1003 Livingston Hall, Columbia University, 如在七月十五日以前通信，請逕寄該處不誤，俟到紐約後再以確定之永久通信處報告也。所譯之書，已成半部，擬儘暑假期內脫稿，茲須

用中文譯本之參考書數種，另單附呈，擬請吾兄即日代為購妥，逕寄紐約，應需幾何，並望暫為墊付，無任感盼。書不盡意，敬候著安。 叔愚手啟
壽昌兄同此致意
六月五日燈下

彞生我兄如晤：

去年自畢士堡寄一信後，忽已十月，在此三百日中，弟為工作所困，致未能一通音信，尚希原宥。自去年八月在畢士堡別憚震後，即來史根納塔頭入奇異公司為實習生，十月之中已四易其處，先感應電動機部，次小號正流電機部，次大號正流電機部，今則在禱屏部試驗，十日內或將至麻省分廠入變壓器部，亦未可知。所做工作以體力不甚強壯之我任之，稍嫌笨重，且油污異常，工作時之我，面目類似鐵匠，我兄若閉目一想上海機器廠中之工人，便可得其髣髴，其勞苦也可知。但工作中確可得有經驗，為書本上所得不逮者，故弟亦甘之如飴，樂而忘倦，十月尚嫌不足，今且願再做一年矣。奇異為一著名之電機製造廠，此處惜不能詳細紀載其內容，工人之數達二萬，鐵道之長達七十英里，各分廠之工人鐵道尚不在其內，其偉大也實足驚人。弟作工之總部名試驗部，全部均實習生，約三百人，類皆美國各大學之工科新畢業生，故日常接談之人，尚非真正工人，否則但聞金錢男女，不亦苦哉。廠中工作每星期為四十八小時，工資約中銀五十元，足夠一切應用，惜公司中不肯多用外國人，否則亦一我電機工程學生之捷徑也。

關於美國之風俗人情，憚震東美衡如諸兄部有較詳之報告，其所見者什九亦復與愚見相同。且弟所見者以學生方面者居多，實未敢下何批判。惟有一二最顯著者，不妨一述之，以見東西之不同。美國人之最崇拜者為金錢，次則女子。青年之理想生活，多數只是有一宅小洋房，一部大汽

車，一個嬌麗的女子，一個肥美的位置，和一本銀行的存摺而已。故其閒居也，非尋女子不可，上影戲館，入跳舞場，便是莫大樂事。其跳舞也醜不可言，所用之音樂亦鄭衛之聲，不能入耳。弟與友人某君因之戲為跳舞下一界說，其文曰：『一羣男性的獸和一羣女性的獸雙雙擁抱着，依了音樂的節奏，而走來走去，是之謂美國式之跳舞，』非過言也。聞留學生中近尙有人在上海各旅館中大跳特跳，是與美國人之嗜好「麻雀」同一敗象，噫，何逐臭之夫之多也！此間人民之生活，高不可攀，衣食住三字都做到十二分，女子每人每年平均之衣服費約百金，帽十金，皮鞋二十金，絲襪十金，脂粉七八金其浪費也甚矣。雖然，美人之長處亦不勝枚舉，斯特璠中之瑕耳。余之述此者，非欲揚友邦之短，特作消極的自警而已。

近來此間日報常載有下任大總統之候選者，如哈定如柯克思如麥克獨（Mc Adoo 威爾遜之婿）如史密斯（Smith，紐約省省長），都在羣雄之中。而最足令人注意者則為汽車大王之亨利福特。（Henry Ford）福特以一工人起家，誠工業界中之怪傑，其近著 My Life and Work 紀載個人主張甚詳，但銅臭逼人，不可嚮邇，為富家翁則優，不足以言總統，某君在 Nation 雜誌上（最近之一期，大約是五月三十號）有 Why Henry Ford Should not be President 言之甚詳。福特之野心或者因之稍殺，亦未可知。設福特而為總統，金錢總統，彼其人矣。

關係最近給叔愚之信，絕對提倡民族主義，弟在海外謹作同聲之應。一個貧弱的民族像中國，還談無抵抗主義，甘地主義……，聽雖好聽，只是藥不對症呀！我并且根本上希望中國在十年內有幾個工業領袖（Industrial captains），出而發展我古國之富源，大家要知道：近代的大工廠，其製造方面，畢竟效率高得許多，我們決不能加以非難，所短者只在分配方面，未能合當耳。我之為此言，非欲為某棉紗大王某麵粉大王式的資本

家辯護，彼輩唯利是圖，絕不爲工人計，當然在監視之下，但洋資本家快來了，我們不要無病呻吟的把自己志氣消滅淨盡，而坐待洋人之收吸。資本是國家的血，敢問中國若無資本，人民的生活怎樣提高呢？福特在他自傳中說：『When one speaks of increasing power, machinery, and industry there comes up a picture of a cold, metallic sort of world in which the great factories drive away the trees, the flowers, the birds and the green fields. . . . I think that unless we know more about machines and their uses, and we better understand the machanical portion of life, we can not have time to enjoy the trees, and the birds, and the flowers, and the green fields.』這幾句話我望我們的青年朋友平心靜氣想一下。他又講：『Capital that is not constantly creating more and better jobs is more useless than sand. Capital that is not constantly making conditions of daily labour better and the reward of daily labour more just, is not filling its highest function. the highest use of capital is not to make more money, but to make money do more service for the betterment of life. Unless we in our industries are helping to solve the social problem, we are not doing our principal work. we are not fully serving.』這幾句我望現在的資本家及將來的資本家牢記着。我自己誠心地相信他之主張，中國的青年，許多連經濟學上的術語如 Goods, Wage, Rent, Interest, Capital, Profit 還沒弄清楚；卻高談 Strike Sabotage, 我真欲哭無淚！時間不早了，我明天一早便要上工，這個問題我不能多談了，我望你不要以辭害意。我在此間，讀書縱沒有時間，但書卻買得不少，作工以外還有工夫自省，還有工夫研究，不至變成一只 Eating, Drinking and Money grabbing Machine, 希勿念。留美同人除惲震已回國外，袁同禮兄將於月杪赴英再由歐回國。趙叔愚兄將於下月入哥倫比

亞大學習鄉村教育。東弟已半年無信來，大約讀書太忙之故。加州
諸同人如壽椿如洪章亦因無暇不多通信，未稔近狀。餘再告，即問
近好

弟王崇植謹上 六月三號美國

附 錄

日本政府對社會主義者之高壓 盧 舟

六月五日爲日本政府決議與俄國勞農政府會議之日，世界之人均注目以視此資本主義軍國主義之日本，將持何種態度，以對待其素所敵視之過激派之俄國。不意倭國天外，日本政府乃於此日大檢舉社會主義者於東京。夫日本警察之檢舉社會主義者，固屬日常慣見之事，惟此次之檢舉，其形勢嚴重，牽涉甚廣，迥非尋常可比。故日本各新聞均大書特書，稱爲幸德秋水案以後之第一大事件。且檢舉以後，消息杳然，官場縱有辯說，均甚詭秘曖昧，益惹起外界疑慮，記者姑以各方面所得消息，探錄如次，至事實之真相如何，甚難下斷言也。

檢舉之事實 六月五日黎明，東京警視廳突下緊急命令，召集地方廳檢事及各署警官，協議甚密，拂曉即有警察分乘摩托車數十架，四方飛馳，或赴早稻田大學，或赴慶應大學，或馳向堺利彥宅，不一時而被檢舉者至八十餘人，家邸被搜索者不計其數。此次檢舉規模之大，用意之周，牽涉之衆，誠爲從來未有。其被搜索之思想團體除二十，其最有名者，如堺利彥之無產社，山川均之水曜會，高津正道之鳴民會，近藤榮藏之實文社，(社會主義團體之祖)堺真柄(堺利彥之女)之赤淵會，(婦人團體)早稻田大學之文化同盟，其中文化同盟爲學生之思想團體，前次早稻田大學之軍事騷動，(此事詳見後段)實爲導首，其他學生之思想團體尙多，均有被牽涉之虞。

被檢舉之人物，有八十餘名，社會主義者之元老如堺利彥山川均，新進健將如高津正道，近藤榮藏，西利維，佐野學(早稻田大學教授)，宮阪參二(慶應大學教師)等，知名之士，均與其列。然脫網者亦頗不少，如高津，近藤，佐野等均行跡不明，殆有十二三人之多。

警察對於逃走之人，搜索甚爲嚴密，然佐野等迄無形跡，外間有傳其潛赴俄國者，警察亦公言之，特其虛實尙未可必也。

此次檢舉人物，達八十餘名，其數可謂夥矣，然僅被搜索或僅加監視者尙不在其內，知名之士如大山郁夫(早稻田大學教授)長谷川萬次郎(我等社主筆)等尙有數十人。

再被檢舉者，固皆多少與勞働運動有關之人，然勞働團體之人物，尙無一被檢舉者，勞働者團體亦均未見搜索，然據新聞所傳，將來事件開展，或將不免，在今日則尙未能明言也。

最可注意者，此次大檢舉，幾爲空前所未有，而無政府主義之團體及其人物，毫未被牽涉，報紙有載大杉榮之愛人伊藤野枝被捕者，其真相殊未能明，其他無政府主義中知名之士如加藤一夫，遠藤無水，均逍遙自得。由此觀之，則無政府主義，與此次事件，殆無直接關係。

檢舉之當日，受檢察廳之令狀執行者八名，其後陸續增加，現已有十六名，堺利彥，高津正道，佐野學，近藤榮藏，皆在其內。山川均被捕於岡山，尙未受令狀。

陰謀之揣測 警察之檢舉態度既太周密，官場之聲明又不一致，事件之真相不明，社會之揣測愈盛。或稱社會主義者曾秘密會商，將暗殺政府要路；或稱社會主義者將秘密結社煽惑軍隊學生，以實行革命；或稱此次檢舉，並無重大原因，不過政府藉以示威於越飛；或稱內務省經費支絀，預算被削，心中不平，故大檢舉社會主義者，以防患未然節約經費。傳說紛紛，莫衷一是，惟以現在日本社會主義者之實力觀之，暗殺云云，似不屑爲；革命云云，則力尙不足。示威越飛之說，就時日觀之，似有意義，而不能完全說明。節約經費防患未然，若果屬可信，則何不并無政府主義者亦檢舉之以爲一網打

慮之計故以上各說均未可靠，其較可信者，爲日本社會主義者組織共產黨之一說。

據讀賣新聞所載，日本社會主義者之堺利彥，山川均等之一派，最近聯合同志組織極東共產黨，其組織一仿俄國，開中央執行委員長爲堺利彥，最高經濟會議議長爲近藤榮藏，宣傳部長爲高津正道，國際委員會長爲佐野學，而山川均則爲教育總長云。案此等安排整然，似未可盡信，然組織共產黨則未必盡屬虛傳。

此說可信之理由甚多；第一，日本社會主義者除高橋素一派之國家主義，及大杉一派之無政府主義外，其最大多數均爲共產主義派，且傾心俄國之組織，甚爲熱烈；第二，共產主義一派之合同運動由來甚久，前年之社會主義同盟去年之勞動總同盟運動，均其一端，最近共產派之重要人物荒畑寒村赴俄，預備代表日本之共產派出席於第三國際會議，故日本方面亦藉此機會，爲具體組織，其他如日俄會議，亦非全無關係，然此並非主要原因，無待言也。

問題之發端 共產主義者既發大雄心組織極東共產黨，其進行甚屬秘密，外間何由宣洩？官憲何由深知？此一大疑問也。以此事發生前後之形勢觀之，問題之發端，大約不外以下三項：（一）共產派與無政府派之反目；（二）早稻田大學之軍事騷動；（三）社會主義潛行赴俄者之頗加。日本警察，監視社會主義者非常嚴重，出入動止，尾行不斷，若欲出國，則不予放券，（我國之護照）社會主義者咸以爲苦。然彼等之奮鬥，並不以此而稍懈，入春以來，潛行出國者甚多，無政府派之領袖大杉榮氏，假裝爲中國人，冒稱董氏，潛赴法國，勞動節示威運動之際，卒爲巴黎警察所捕，有送回日本之說。共產派之首領荒畑寒村氏，亦於三月潛行赴俄，現在莫斯科。此等在外黨人，與在日本之同派，遙相策應，日本政府，頗以爲苦，況最近由俄國方面回日者甚衆，警察之目光益加銳敏，防其組織團體，與俄國相策應，此次之大檢舉適發於與俄決定會商之際，所謂示威越飛，亦非全無意義也。

共產派與無政府派之不睦，源淵甚遠，而去年大阪之勞動總同盟大會，反目益烈，共產派主張仿俄國之蘇維埃，爲中央集權之組織，無政府派主張仿俄國之工團，爲獨立分權之組織，兩者爭持不下，該會卒歸瓦解，而兩者之惡感則日甚一日，相互非難，至爲人身攻擊，而共產派之進行，遂出於無政府派視爲之毒口，而入於警察之敏耳。警察得此風說，百計搜尋證據，不遺餘力，而適有早稻田大學軍事騷動之發生。

一月以前，早稻田大學教授青柳篤恒（曾爲我區顧問）等，組織一軍事研究團，宣傳帝國主義，開成立會於早稻田大學之大講堂，開會之日，軍閥頭目，儼然列席。早稻田大學素以鼓吹民權自由爲職志，而忽見此軍閥跋扈之舉，學生大憤，擁至講堂，謾罵百端，而爲氣堂堂之軍國主義者，卒忍淚吞聲，捲旂息鼓，此次學生之中心，實爲佐野學所指導之文化同盟，軍閥者流，恨之刺骨。當學生大會之日，貫通運動選手，並招致私服警察，凡與文化同盟有關之學生，均加以毆打，該大學柔道部之先生均爲警察，當日將文化同盟主要人某氏，牽至柔道場拳腳交加，逼令招供，而共產黨組織之秘密，遂爲警察所獲得。故此次搜索檢查之際，早稻田大學新教授之研究會均被搜索，佐野之家被搜兩次，其他教授之被搜索者有十餘人之多，如大山郁夫，片上伸，五來素川，北澤新次郎，平林初之輔等，均未能免。教授中憤而辭職者頗不乏人，學生亦爲不平，將來恐不免又有一番風潮發生也。（錄五月九日新聞報日本特約通訊）

日俄交涉之序幕（一） 虛舟

自越飛東來之後，日俄第三次交涉之聲，久有所聞，而以大連長春兩會議之結果，兩國之感情，

難融治。越飛之驚人，尤深爲日本外務省方面所嫉忌，在昔甚久，波瀾屢經，卒賴後藤新平極力斡旋，始成開始非公式預備交涉之議，日本政府特派波蘭公使川上俊彥爲代表，使與越飛折衝。

日政府派川上爲代表，蓋有用意，川上當今春由波蘭歸日之際，受日政府內命，取道莫斯科，面會勞農政府之外交人物，關於日俄交涉有所商談，歸日以後，力唱開始對俄交涉之議，并在大阪每日新聞（主張對俄交涉最力之新聞）紙上發表俄國現狀，極力宣傳，日本輿論熱心傾向對俄，川上之文字實與有力焉。且川上當俄國革命以前，曾爲海參威駐在之日本商務委員，與流浪於西比利亞之俄國志士，頗有相識者，現勞農政府之外交次長，即其一人也。此次外務省特委川上爲交涉代表，實注目於此也。

雖然，川上之爲交涉代表，並非全權委員，事事須聽命於外務省，而外務省之當此局者，則爲歐美局長松平氏，前長春會議之日本代表，與越飛大起衝突者也。以此川上似有不平，曾對新聞記者云，對俄交涉，我亦有相當意見，但此次實不過傳話機關，惟有順從政府命令而已。大阪朝日新聞論之曰，此次日俄交涉，關係甚大，日本外務當局宜確定意見，一心一意，今代表之言，隱然表示不同意於政府意見之口吻，交涉前途，可爲寒心，外務省中豈無一可代表省中意見與越飛折衝之人物乎云云。此中曲折作用，固非局外人所能知，然以自來之形勢觀之，日本外務省之重要人物，對於越飛均有戒心，觀預備交涉前後，尙喧傳勞農政府有使越飛駐英，以塔福長來日交涉之說，即可知越飛在日本政界之感情如何矣。況此次交涉，實由後藤新平之主張，日本外務省，頗有勉從之態，則其重要人物，不肯出而當交涉之局者，益顯然可見。日本外務省對於交涉之意見如何，記者前數次通信，屢有記述，日本既派川上爲交涉代表，內田外相面交訓令案八條，此日本政府之具體意見也。茲述之於左：

- (一)俄國政府關於尼港事件須承認其責任，對於此事件之損害賠償，須於今回之交涉決定之。西比利亞出兵所生之一切事故，日本政府全然不負責任。
- (二)關於國際義務履行之問題，即承認舊條約舊債權回復外人私有財產權之三事項，俄國政府於主義上須承認之。

其中舊條約一項，與日本利害關係極爲密切，日本政府依據賽芬斯條約，（即日俄戰後之和約）所得之權利，苟不受損失，則於今回交涉，舊條約亦可改訂，或另行締結新條約。

舊債權承認，外人私有財產權回復兩問題之解決，於今回交涉協定之。

- (三)若以上問題解決，日本政府依交換使節之手續，正式承認俄國政府。
- (四)察哈爾北部駐屯之日軍，原爲尼港事件之保障占領，該事件若解決，則駐兵即將撤退。
- (五)日本政府有以相當價格買收北部察哈爾之意願。
- (六)俄國政府須嚴格保障其對於極東絕對不爲退讓主義之宣傳。
- (七)俄國政府須保障日本國民在該國內交通居住營業之自由。
- (八)俄國政府須保障日本國民在該國內生命財產之安全。

觀以上各條，則知日本政府之所注目者，仍爲尼港事件與舊約履行之兩問題，此實前兩次會議破裂之主因，亦此次交涉之暗礁也。

今反觀俄國方面之主張如何，越飛自與後藤交換意見以後，尙無所具體表示，然其所主張，絕無變更，試略舉之，當如以下所列：

- (一)日俄兩國須平等交涉。
- (二)日本須正式承認勞農政府。

(三)日本須由北部察哈爾撤兵，如不能即行撤兵時，亦須預先聲明撤兵日期。

(四)尼港事件，俄國亦可承認其責任，同時日本對於西比利亞出兵，亦應負完全責任。

若日本要求尼港事件之損害賠償，則俄國亦將向日本要求西比利亞出兵所受之損害賠償，則俄國主張此兩者可以相抵。

(五)國際義務履行，即承認舊條約舊債務回復外人私有財產權等問題，蘇俄應承認，決不承認。

但此等問題為共同問題，將來必有解決之一日，日本於今回會議，可保留其發言權，以待他日各國共同會議之解決。

俄國對於日本債務關係頗淺，保留以待他日之解決，並無何等不便，若舊條約問題關係甚大，俄國政府於主義上雖不能承認舊約，然締結新約則所甚歡迎，且締約後必忠實履行。

(六)勞農政府決不割讓領土，北部察哈爾賣却云云，為難做到，若由日俄兩國合辦公司，開發利源，則俄國政府所大歡迎。

吾人試比較兩國之主張，則知其間大有徑庭，日本政府高唱尼港事件，其意在佔領北部察哈爾以充其損害賠償，此俄國所深懼也，越飛後藤之私案，關於此點似有諒解，然日本外務省不願追從後藤下臺，固持從來之主張，越飛頗為失望，日俄交涉之成否，一繫於此，吾人姑勿為預斷，試觀其將來可也。

日俄兩國之外交當局，對於交涉前途皆甚為樂觀，內田外相謂此次交涉決不至無所收穫，俄國之外交次長亦曰，交涉之難關，一為尼港事件，二為察哈爾問題，三為勞農政府承認問題是也。目下日俄兩國關係甚為良好，尤非長春會議時代之比，漁業問題事實上既告解決，勞農政府考慮日本之利益，將來亦不至發生困難，尼港事件將依相互主義而解決，即俄國因日本出兵之故，亦要求損害賠償，兩者可以相抵消也。察哈爾問題，當注意日本人之利益而圖解決，若正式外交關係復舊，日本對於俄國承認，有特別言明之必要云云，其樂觀之意可知。至後藤新平則尤樂甚，年來之宿願已有實現之可能，乃進而圖日德提携，此關於世界外交之前途甚大，當於別函詳述之。（錄七月十四日新聞報特約通訊）

日俄交涉之序幕二 虛舟

日俄交涉，(詳言之則為日俄非公式預備交涉)自二十八日開始，會商僅及三日，問題未決一件，而越飛已大示不平，會議前途，頗有暗雲慘淡之觀，記者茲就各方面所得消息，綜合記載，讀者可以詳觀其經過焉。

會議前之小波瀾 當會議未開以前，關於地點，雙方屢行磋商，日本最初主張外務省，以越飛病軀不能出外，乃改為越飛所居留之精養軒，並擬以該館(精養軒本為旅館)之大餐間充作會場，然越飛之病勢，不僅不能出外，並不能起床，最後決議以越飛之鄰室充會場之用，而其實際則在越飛鄰室中為床頭會議也。然越飛之鄰室本為其秘書所用，今乃作為會場，並於會場鄰室安置日本新聞記者，越飛之秘書乃不得不移至五六間之遠，交通甚為不便，越飛以為日本妨礙其自由，乃大示不滿，此會議前一小波瀾也。

越飛來日，對各方面頗肯接觸，更常會見新聞記者，以發揮其赤色之宣傳手段。乃不知日本新聞記者頗有怪癖，見越飛易馴致也，則發揮惡劣根性，最近日本某某新聞追壓越飛夫人，並為侮辱之記

載，大傷越飛感情，卒致越飛與日本各新聞宣告絕緣，實一趣聞也。某日，越飛病症突形險惡，醫生侍者張皇失措，而越飛夫人乃與秘書乘摩托車外出，日本某某新聞記者三四人異之，乘車追蹤其後，不知越飛夫人之出，實為私事，而新聞記者反故意揭於報端，且致謗辭，越飛大怒，乃向日本各新聞要求齊登謝罪廣告，新聞方面不應，越飛乃與之宣告斷絕關係，並與日本代表相約，會議之內容，不許外洩，各新聞社頗著，嗣賴日本方面供給消息，未感困難，然越飛常以此責難日本代表，頗有惹起感情問題之虞，此雖屬瑣事，亦不失為會議前一小波瀾也。

會議之離闕 以上述會議前瑣事，閱者或且生厭，今將入會議之正文矣。此次非公式會議，於二十八日開始之際，即逢一大離闕，離闕惟何，尼港事件是也。尼港事件者，日本出兵西比利亞期內所發生，日本兵在西比利亞暴厲慘虐，大招俄人怨憤，各地民團蜂起以抗之，尼港所駐日軍，對於民團提出之要求，置之不理，最後通牒，亦付之一笑，民團大憤，乃約期圍攻尼港，卒陷落之，七百日兵，無一生免者。日本全國上下震動，然當時俄國中央政府基礎未固，無由交涉，其後勞農政府統一歐俄，其勢力浸假而施及於西比利亞，日本援助之白軍，屢戰屢北，日本鑒於時勢之不利，乃有大連會議，該會議中，日本對於尼港事件，提出嚴重抗議，而俄國代表則以此事非勞農政府治下所發生，不能負責，俄國要求撤兵，日本質問尼港，會議卒以此破裂。及長春會議，尼港事件依然為重大問題，日本見俄國不肯負責，乃於撤兵以後，獨佔領北部察哈，聲言非俟尼港問題解決，則此兵不退。卒以此大招俄國之怒，脫勞茲基齊吉林諸要人均攻擊日本不遺餘力，故尼港事件，實日俄兩國間一大鴻溝，亦此次交涉中惟一暗礁也。

此次會議形勢，較前稍異，俄國對於尼港事件已有負責任，日本對於北察哈撤兵問題，亦不堅持，表面似可圓滿解決，而其實則大不然。日本嚴重質問尼港事件，不在償命謝罪而在要求權利，前次撤兵之際，獨佔領北察哈者，即留此地步也。此意俄國深知之，然其肯承認尼港事件責任者，亦有用意。蓋俄國若始終迴避責任，則承認問題或生阻礙，然承認責任，即不能免日本之無理要求，窮餒之策，乃提出西比利亞出兵之損害賠償以為抵制，一面向日本嚴辭要求撤兵，以挫其佔領之野心，故兩者表面上雖似接近，而其暗中作戰不遺餘力，會議之暗礁依然存在也。

日本代表川上於會議初日，即提議討論尼港與察哈兩問題，以為先難後易，可告速成。不意尼港問題一經提議，即成駭囑之勢，雙方主張各不相讓，乃於次日轉換方向討論察哈問題，歷二日之久，尙未發見一致之點，會議遂成滯塞之態，第三日會議後，越飛特招後藤新平，訴其滿腹不平之語，相談五六小時之久，後藤轉告加藤首相，一時乃有會議瀕於危機之說，今又繼續會議，似亦風平浪靜，然以事件之性質及越飛之手腕推之，會議前途波瀾尚多，可以預測也。

察哈買收策 日本代表見尼港事件之棘手也，乃於會議第二日提出察哈問題，言日本政府願以一億五千盧布買收北察哈。越飛曰，領土不能割讓，載在俄國憲法，苟日本願領有該土者，未始不可要求例外，以我（越飛自稱）之意，該地天產頗富，其售價至少當為十億金盧布，日本代表要求減價，越飛不肯，乃暫將此議作罷而議他策。

日本對察哈原有三策：（一）買收策，（二）租借策，（三）利權讓渡策。三者名義雖不相同，其實際則無少異。蓋日本之目的，在將察哈北部之利權收為己有，以壟斷其天產之利，所以主張買收最力者，以為該地關係日本國防，放諸他人之手，不能高枕，故欲買收之以為一勞永逸之計也。然此策亦有反對者，謂日本買收北察哈，必引起抵抗美國，美國豈肯甘心，必更出多金，買收對岸以相抗，是日此舉反者事端，不如另取他策，收其實利之為得計也。租借策與利權讓渡策，即以此而出。

察哈爾地方原爲日俄所分有，日本只有南部，其垂涎北部，非止一日，蓋北察哈爾天產甚富，森林石油及其他礦產，均無盡藏，據日本派遣軍司令官町田大將之說，該地石油約有三百噸，美國辛克勒公司與俄政府訂約後，日本操憤欲狂，此回會議成立，實與之有關焉。會議開始，即提出此問題，日本之真意益顯然可見。蓋日本極力以尼港事件之責任嫁之俄國，一面聲言買收或租借非察哈爾，探試俄國，最後則爲尼港事件與察哈爾問題不能分離，要求以北察哈爾全部（前二策）或該地利權（第三策）爲尼港慘殺事件之賠償，所謂買收云云，特口頭騙人之語，其方策與德國割據我青島者相同，特手段較爲迂回曲折耳。

俄國之合辦說 日本之被詐，路人皆見，越飛詎能爲其所欺，故於買收策，則故爲高價以難之，於租借及讓渡則毫不置理，而以合辦說抵制之。合辦云者，由日俄兩國商人合辦公司開發該地產業，俄國官憲監督之，其開發產業由該國限制，日本方面之商人亦由俄國指定，如此則日本莫由肆其狡矣。

越飛於會議中並時時揭出日本陰謀之真相，川上頗爲所窘，對日本新聞記者曰，越飛對日本侵略政策疑懼甚深，予（川上自稱）雖詳爲辯解，終不肯信，實無可奈何也云云，會議遂以此暫呈停滯之觀矣。

招後藤越飛訴不平 會議之情況如此，越飛之不滿可知，當交涉之先，後藤與越飛之意見頗多一致，越飛以爲如此則交涉可望成功，不意會議開始，形勢一變，前之所謂諒解云云者，均成虛語。越飛已甚不平，而會議中川上之態度，尤多可惡之點，蓋川上對於日俄交涉本自有意見，然此次迫於官命，事事不能自主，所言常常取捨，重要之點則以取決於外務省爲辭，越飛因憤日本無誠意交涉，故於第三日會議之次日，特招後藤新平訴其滿腹不平。（一）爲會議室事項，（見前）（二）川上代表之態度，（三）爲日本政府之無誠意，相談互六小時。後藤將此意轉告首相，並詰問閣員，有人切碍會議，何以置之不理，（聞指山梨相）首相使人辯解，一時形勢頗險惡，然其翌日又照常會議，表面上以前紛糾，已似告一結束矣。（錄七月十五日新聞報日本特約通訊）

新式德華字典

我國治德文者雖多而德華字典出版絕少實為學術進化之一大阻力此書為馬君武博士所編竭數年之力煞費經營凡通用之字應有盡有譯解詳確符號明晰習德文者奉此一編固可事半功倍成學之士藉此為讀書繙譯之助尤可省無數之腦力時間也

中華書局發行

桂林馬君武博士編——洋裝一冊厚——定價五元

書中(162)

THE YOUNG CHINA.

民國十二年七月出版

編輯者 少年中國學會

印刷者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省中華書局

定價表 費須先惠

廣告	冊數	定價	郵費		
			日本	日本	外國
特等	一期	一角五分	一分半	一分半	六分
特等	三期	八角	九分	九分	三角六分
特等	半年	一元五角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七角二分
特等	全年				
廣	一期				
廣	三期				
廣	半年				
廣	全年				
告	普通				
告	普通				

特等(底頁外面)上等(封底面裏頁及論前)其餘為普通

❀ 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

人 心

再版 全一冊 一元二角

本書以極細膩之筆，描寫巴黎上流社會男女生活種種狀況，事實極奇離，文字極沉痛，讀之發人深省。

小 物 件

再版 全一冊 一元二角

本書用沉痛熱烈之文字，描寫父子之愛，母子之愛，兄弟之愛，男女之愛，無不纏綿悱惻，足使閱者引起無窮哀感。

古 動 物 學

再版 全一冊 八角

古動物學與許多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都有極密切之關係，全書分五部，說明動物世界依進化律次第演變之事實，及有史以前人類之工藝美術風俗形貌等。

法 國 文 學 史

全一冊 一元二角

本書自十八世紀福祿特爾盧梭以次，迄於今日之法郎士羅曼羅蘭，以人物為經，以時代及文學上各種主義為緯，詳述各作家之生平，性格，作品以及其影響與勢力。

哈 孟 雷 特

莎翁傑作之一 全一冊 五角

哈孟雷特乃莎翁四大悲劇之一，吾國譯爾姆Lamb之莎氏樂府本事者稱之為“韓姆列。”田漢君發意譯莎翁傑作集十種，此為第一種。亦即莎翁劇入中國之始。談劇文學者必讀之古典也。

沙 樂 美

再版 全一冊 六角

本劇為王爾德之代表作，今年在巴黎逝世之法國大女優沙拉伯納德夫人，訪倫敦時將演此劇以英政府干涉而罷。嗣後風行全世界。田漢君譯為國語附以精圖，出版以來文壇欣賞現已訂正再版。